

書利

刊 宗 字 大

註

詳

五經 備旨 讀本

容內書本

考據經史者不可不讀

易經

詩經

書經

春秋

禮記

本書在國學上為

最古之書凡古代

哲學文學政治經

濟禮俗等無不廣

為齊備適合現代

中等以上學校之

讀本其中註釋精

審文字淵博誠研

究國學之善本也

研究國學者不可不備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之騎... 日十三年者見

武王守臣節之... 堅曰大會者見

兵凶器戰危事... 故敢誓六事之

方有眾曰嗟武... 誓友邦冢君曰

嗟我父母武王... 以之首泰誓其

子則李戮汝湯... 權以齊之而已

而紂則罪人以... 族焉賞延于世

已而紂則官人... 以世焉蘇轍案

將天之威曰文... 考底天之罰曰

文考稱考不稱... 王紂未誅文未

奇傲山房塾課纂輯御案書經備旨卷之四

霧閣鄒聖脉梧岡氏纂輯

男庭猷可庭氏編次 孫景鴻 鵬 陽 克 瓏 氏 訂

秦誓上全旨

篇首原天立君為民之意次三節言紂失君... 民之道天佑三節言已代天伐暴而決其必

此呼從征之人告以伐商之意上句指列國... 之詞

惟天地節旨 此言天立君之意以起紂失君道為可伐未... 此言到君當盡道處聰明就心說不在耳目上

此言紂失君道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 沈涵節旨

此叙紂不肯改過之罪○肆字繫承上節來... 肆字節旨

此叙紂不肯改過之罪○肆字繫承上節來... 天佑節旨

此叙紂不肯改過之罪○肆字繫承上節來... 天佑節旨

周書 秦誓上 秦誓中 秦誓下 牧誓 武成

秦誓上 此是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也 御事治事者庶士眾士也告

以伐商之意且 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誠實無

聰明出于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 之父母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于物而聖人又得其

最秀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覺先覺故能為大君子天下... 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解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而無不得其所焉則

元后者又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亦... 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思

所以作民父母者何畧斷資始則受氣有父道故乾稱父資生則受形有母... 母之義乎 道故坤稱母惟人句在萬物中抽出言之 實聰明句又就人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沈酒昏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破池侈服以殘書於爾

也 受稔惡如此則今日之舉非得已矣

仁人即亂臣也 籠綬與籠之異籠之指天言謂籠天異之籠

稱其才則曰亂 臣稱其德則曰 仁人 籠綬

湯伐桀稱惠德 武伐紂稱有光 何也湯創之武 因之前日之慙

今日之光也 曰同心同德信 之有素也曰一 德一心勉之無 已也 董鼎

械糶詩美文王 官人則曰六師 及之秦誓言武 王會孟津曰大 巡六師皆以出 師時合諸侯之 師言之非文武 先備六師之制 也觀牧誓但稱 司徒司馬司空 可見林之奇

天之明命湯顧 之天之顯道武 彰之彙解 敬誓數紂之惡 以用婦言始綱 秦誓數紂之惡 以悅婦人終所 以著女戎之烈 也 董鼎

此即天意以見伐商有必往之勢○以今日 人事言之○度德論仁暴度義論曲直 商罪節旨

此追述起兵所舉之禮○非常祀而禮依郊 祀曰類祭節旨 天矜節旨

此舉天以勉眾欲其輔已成功也○所欲泛 就除殘去暴說 秦誓中全旨

篇中分三段首節書之小序次節啟其聽我 聞吉人六節言紂縱惡之實而以築事證之 并明已伐罪之決而以湯事證之最哉節勉 其討罪之意

此先述古語而聲紂之惡○引古語重因人 其討罪之意

惟天惠節旨 此言天革夏命以起下文上二句泛論其理 下方指桀

惟受罪節旨 此覆數紂惡而言天意有必克之理○剝喪 六句皆浮于桀之實○必克就在夢卜上見 榮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蔡傳據註疏重合 之義以夢卜休祥二者為三其說亦非無本廣 語以夢卜休祥分而為三其說亦非無本廣 見聞者或有取焉

萬姓焚炙忠良劓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肆予小子癸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 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籠綬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 志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秦誓中 上篇未渡河作下 二篇既渡河作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 言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 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機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

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

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于湯有光見大
義在萬古惟文
無罪見德在
一家王庶

受有節言
此又言人事有必克之理○不特天意為然
也○心德二言不平等即心之所存者
天視節言

牧誓一書其聲
罪也直不如圖
湯誓先自明其
用兵也果不如
湯誓不言戰氣
象原有開也

上拆天人而言知伐商有必克之理此合天
人而言知伐商有必往之勢
案陳氏之言固王者視天下為一家之大旨
亦見湯武之合德同心第以此節上下語脈
以不從註疏也
我武節言

湯用元牡見心
急于草履之無
武秉白鹿見御
無急于取商之
志陳啓泰

此言已伐商之公無愧于湯也○且今日之
任亦非有所私也
案于湯有光孔傳屬武王說宋子取之以註
于湯之心越發明白于上下則以有光屬成
杖鉞秉旄自臨
湯說意非不深似多一曲折然總見湯得武
戰陳武王能與
士卒同勞苦也
傳朱註也

詩曰清明書曰
昧爽均有振始
之義焉陳經

此勉將士一心輔己以成伐商之功也○心
德俱主弔伐言以克商為德克商為心
泰誓下全旨

諸侯會周者八
百國而牧誓僅
言庸蜀羌髳等
八人舉遠以知

王曰三節言已伐罪之故而屬眾以成功後
一節言文考受命之因而自期以戰必克也
西土君子節言

近即小以見御
大也時謂

此節總擊商紂之罪
案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二句注疏對照下文
抑侮五帝說以見治民必本于法天其義微
而顯無所不包蔡傳從之惟林氏張氏只重
吉凶禍福言以為此誓師之本意則然不必
深求耳理亦可通

肥也陰陽反常
家之索也書佚

夏商誓師皆有
孳戮之語獨牧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竄執
非敵百姓懷懼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帝荒怠弗敬自
絕于天結怨于民

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

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降時喪爾

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此承自絕于天而言是己之伐商所以順天而勉將士之輔己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

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

厚賞不迪有顯戮此承結怨于人而言見己之伐商所以應人而勉將士之盡力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昭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此承結怨于民之實何如

文王之德為天之所歸此承結怨于民之實何如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承結怨于民之實何如

上言
周書

誓無之文王罪
人不孥亦家法
也黃度

武成

古人出師前期
必先整軍經于
一月王辰下不
書兵事意武王
整齊有素不待
臨時訓練所謂
師出而人不知
也時備

湯伐桀曰聿求
元聖武伐紂曰
既獲仁人雖曰
名世邇運亦見
以德不以力也
葉曼得

支于數窮于癸
亥而貫盈合焉
以告殷數之終
天地造端于甲
子而維新應焉
以兆周命之始
陳際奉

湯之興以牧宮
紂之亡以牧野
成與敗由人不
由地也陳際奉
禮記大傳先柴
帝而後宗廟尊
卑之序也周書
武成先周廟而
後柴望告功自

言系佈旨

牧誓全旨

首節是自誓之發端嗟我三節呼眾而歸以
聽誓古人六節乃誓之詞上二節皆以明伐
商之意下二節嚴以對敵之令
首節旨
此記臨戰誓眾之詞是日商亡

及庸稱爾二節旨

此二節分呼華夏蠻夷從征之人比則令其
整肅軍容使審聽誓命也○戈矛攻人楯以
自衛比排列也
古人有言節旨
此將數紂惡先以古語起之
今商王節旨
此正聲紂之罪

今商王節旨

此告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步
即攻敵進趨之步
不愆節旨
此告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伐
擊刺也

尚桓節旨
此勉武勇而戒殺降

由于文德此言勝商亦賴文之有德所謂臨事而懼
者如此 文考德足受命如此正今日所憑藉者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
土之人聞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聞司徒主
主兵司空主土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
氏以兵守門者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及庸蜀羌鬻微盧彭濮人
稱爾文比爾于立爾予其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
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究于
商邑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聞六
七步是法也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
此告以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最哉夫子聞四伐五伐手法也此告之
也殺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最哉夫子聞武勇而

近始也 累解

多士于亡國之

民號商王士武

成于新朝之主

稱大邑周武周

沒其名也 廉

列爵分土武成

與孟子合獨周

禮大司徒自五

百里以迄百里

均以五等之爵

遞加何也夫闢

列爵所以稱德

分土所以等功

德異而功同故

公侯均百里子

男均五十里地

同而附庸異故

公侯伯子男有

五百里至百里

之殊三等之地

正封也五等之

附庸廣封也正

封則尊者嫌于

過甚而無所屈

故公之地必御

下而從侯卑者

嫌于過削而無

所立故男之地

必上而從子不

于廣封尊者不

爾所節旨

武成全旨

此篇分二大段看首節至萬姓悅服是記其

征伐之始通告天地山川而徐致大定之熟

厥四月以下是記克商之後詳告羣神羣后

而終成垂拱之治也○惟一月至無作神羞

其旨皆在泰誓之先既戊午即中篇惟戊午

甲子昧爽即牧野之甲子自受率其旅以下

皆牧誓以後事

案武成總論○武成錯簡自二孔疑之互有

更張至程朱而始定朱子更以漢志日辰及

經之前文細推之移四句既生魄于丁未祀

周廟之前更爲精密的當無可復議矣惟用

附我大邑周之下缺文不可復補而程子移

反商政二句于其下稍有結束但恐反商之

政如救焚拯溺急不容緩漢高祖入關便約

法三章除秦苛政况武王聖人仁民之心迫

切實甚豈能待之歸豐之後自二月以至四

月乎程子亦不得已而以此足其文勢耳然

所缺實非一兩言可了也今惟以朱子之更

定者爲據他家聚訟紛紛可以息矣

惟一首節旨

此一節史臣記武王伐商之時與兵之期也

案潘氏之說因傳中如後世言某日必先言

某朔之語而推言之如是則即某日也後四

月哉生明即孔疏亦以爲未必非二日也其

說皆通

底商節旨

此至下節無作神羞止記告神伐商之詞

有道昭無道看會孫對祖父言周王二字史

戒其輕

殺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今考定武成史氏記武伐紂歸修禮羣神告羣

後及其政事共爲一書遂名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國

二月建寅之月死魄朔也二日故曰

旁死魄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

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爲天下逋逃至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

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譽華真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

無作神羞

言萃聚也紂珍物害民爲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獸之

聚藪也仁人太公周召之徒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此上半節至率俾是

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告神以伐商後半節

是祈神以勝商底商至大川作一句所告之神不一所告之詞則一也曰以

下至神羞即所告之詞有道對紂無道看今商王受五句正是底商之罪大

推大正之由暴殄句逆天也害虐句殘民也仁人指十亂言得仁人者舉大

事不可以無舉也華夏二句見人心歸附之同以起下神當相予意惟爾有

神便繁承說指天地出

川言濟兆民指克商說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

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

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于冀武商容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

海而萬姓悅服

林命勝商之命也武王賴兵于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

至而克之謂之俟天休命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

周書

三

三

異于侯卑者不

嫌太削故男之

地止百里而異

於子黃鐘成

洪範

洪大有也其綱

之有範也其綱

九其目五十天

下之道包舉無

遺故曰洪範

稱祀者存商之

舊制稱訪者見

武之虛心終篇

稱武曰改自稱

曰我明其之不

屈也陳

箕不臣周所以

存萬世君臣之

義箕必陳範所

以傳萬世天人

之法陳

武王箕子問答

皆書乃言者易

曰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武王得

箕子乃言不失

人也箕子得武

王乃言不失言

也饒時

蘇之汨陳五行

九疇不異故也

至錫九疇但云

惟爾節旨

此節首句四求助于神終上節語既戊午以下記商之喪師乃反以下記定商之規模

戊午即秦誓戊午○甲子即牧野之甲子

自此以下皆敘牧野事上四篇應記節次此

篇則總叙始終也○反政由舊且虛下六句

正其事悅服繼承大定以下

既生節旨

此記勝商歸獸之事○桃林今之潼關

既生節旨

此記親臣以履正始之道也

丁未祀節旨

此記祀神以告武功之成也

王若曰節旨
以下二節皆言羣后之辭此節述先王積累締造艱難明王業所由興也○志非伐商之謂即上撫方夏是也

卷四

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後之眾以走自相屠戮其酷烈

遂至如此此武王之兵不待血刃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矣查予也武王

除殘去暴顯忠遠履厥躬周之○戊午即秦誓中大河朔之日戊午既渡河

澤及天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突戈乃陳師將戰而猶俟總見從容不迫

無倖勝之意也自甲子至昧爽正是休養之至固有敵者不肯敵也倒戈攻

後者前徒是商之平民居昧乃紂之悲靈故易周反攻之也北者牧野在商

郊之南故退攻而反北也乃反商政以下是記武王之新

政行于商者由舊由湯之舊下六句皆反商由舊之實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假武修文歸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

之野示天下弗服○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

假武修文一直說下放牛歸馬正假武

文處弗復服者不復服此牛馬以戰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武王

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

助祭祀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

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

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能修后稷之業太王避狄去邠居岐

邠人從之雖未必有羣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于此王季

能勤以繼其業至于文王克成厥勳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小

邦懷其德自為西伯凡九年崩大統未集然文王

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心也

叙四祖而至王家一段歷

我文考至其德作一段歸功文王而見王業之盛不重四祖却重文王予小

子句繁承文王說建邦啟土就后稷始封于邠言焉前烈言公劉復修后稷

之業就思取用光致民富庶說肇王迹以太王去邠遷岐始得民心言雖非

真有羣商之志然王業之興實始基于此其勤王家謂能勤以繼王業就克

其所以異于汨

恭天節旨
此承上文承志而言以見天意之有在也
承志何如

列爵節旨
此記武王立一代經常之法正修文之事蓋
不惟以武功定天下而欲以文教經太平也
列爵四句見有治人重民四句見有治法垂
拱句總承上文有治人有治法則萬邦懷庶
績熙人紀立民德厚俗無不勵善無不勸故
天下可不勞而理也○賢能是末在位者與
下功德已在位者不同重字貫三事唯字緊
承五教來俱就民說信義就政令上看凡事
皆尙至誠是信皆合天理是義以上皆聖人
詳于有爲然後可享無爲有爲者無爲之本
無爲者有爲之效

明克類積功累仁說王述王家俱後人推本之論耳又王克成厥勲通承上
文謂其能成四祖之功也誕膺四句正克成之實克成者明德昭事仁政佑
言于四祖之樂式廓而光大之也誕膺二句申說受天命經方夏指爲西伯
專征伐時言撫字中兼德威並行意大邦二句承此意來經方夏指爲西伯
祐之威懷德是懷其發政施仁之德也九年自爲西伯之年起大統以王天
下言未集者見文王有安民之志而不忍違其服事之心也未句承厥志緊
接落承者承文考王天下之心
也末繳承文考正以承四祖意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匪厥之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
我大邑周
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筐饋盛其玄
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
邑周
已稔天命一成而不可易也綏士女正承文考安民之志處匪厥之
黃二句一連謂士女來迎而昭明我周王弔民伐罪之德天休二句又推民
所以歸周之故見周非求民非私周足見上文眷周之休命鼓舞震動乎
民故相率歸周
而奉幣來迎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
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列爵爲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爲三公侯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
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
無不屬之俗有德者尊以官有功者報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
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于此復何爲
哉垂衣拱手而當統馭之初不可無封建之典故列爵而定公侯伯子男
天下皆治矣
之職分土而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當臨居之始又
不可無任人之法故建立庶官惟賢而有德者而不肖者不得進居官任事
惟能而有才者而不才者不得與也重民二句重字貫五教三事言重五教
以立庠序聯師儒說是明倫有道而人紀立矣食以分田制里言喪以棺槨
衣衾言祭以禴祀蒸嘗之禮言重此三事則養生送死無憾而風俗厚矣惇
信者着實以厚其信之情使天下不趨于詐明義者發揮以顯夫義之正使
天下不趨于利崇德者德懋懋官使人知所以尙賢報功者功懋懋賞使人

所由賊也以五

行爲始則自一

即大行相乘之

法以皇極爲統

則生數主常成

數主變即太極

動靜之分未子

皇極居九疇之

中以立其體至嚴

之或失驗之後

四疇以達其用

至廣至大而無

一物之或遺繼

福雖降自天實

皇者嚮而致之

故曰籥民不極

洪範全旨

篇中分三段首節記武王訪道事王乃言二

節言天叙彝倫在洪範九疇之錫初一節述

禹次九疇之綱一五行以下箕子詳九疇之

目皆治天下之大法也通章以建用皇極爲

主四五紀以上所以成就皇極六三德以下

所以維持皇極也

此節重訪道上○周日年而稱祀者爲箕子

故也

王乃言節旨

此武王訪道之詞陰陽二字虛相協正所以

陰陽之厥居雖重細常倫理上言動事物亦

在其中彝倫之所以叙即皇極之所以建當

以體用貫講末句就君道上看居即大學

止字是道理所當止的去處如父子之親等

類蓋凡民之生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所謂居

知所以勸忠末句總承說正見武王德教雍

容氣象與堯舜相似天下錫總括上意講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

箕子箕子以洪範陳之意洪範發之于禹箕子推行附益以成篇與

商曰祀周曰年此日祀者因年得天下即以此

年訪道見武王急于求道也夫箕子不臣武王而武王訪之箕子陳洪範可

與蓋武王作民君師位之所在當爲萬世開太平箕子罔爲臣僕道之所在

聖開絕學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王之問蓋曰天子冥冥之中點有以安定其民輔相

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叙者如何也

言曰嗚呼箕子上天于沖漠之中凡斯民之受形賦性類聚羣分悉隱然有

以安定之爲之輔相而扶持保合而聯屬使之各得其所當止之理而不相

侵奪不相乖亂天之愛民如此然是居止之理具于人心則爲秉彝由于人

身則爲人倫天之所協固有以啟其叙之之端矣而所以叙之之道則君所

當知者今我居代天理物之任未知經綸大經

之原體之所以立而用之所以行者何如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

攸叙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法其類有九卽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于天

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

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則之以

明晦在于天昔鯀治水築爲隄防陞塞水道水居五行之首乃上天之所

列一行沮亂而五行俱汨于是上帝震怒落龜之數弗顯不畀與大法九

此彝倫絕所以敗數也迨後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其治水則順水之性

由是五行俱順而修身治人之道可以漸舉此洛書所以出而錫以洪範九

疇於是龜文之數既陳致治之九法以

典而彝倫絕之所以叙者在是矣

而

而

而

而

聽蓋精濕而氣燥精實而氣虛

精沈而氣浮也下盡人物之性此皇極所以為九疇之本也

精偏于陰氣偏于陽惟思貫質無文字焉則因數明理而各配以治天下之

陰氣陽中而為疇曰初曰次者禹因而次第之也一二三四

配寄旺四時之者水火木金之生數坎坤震巽之位也六七

土洪範五行五八九者水火木金之成數乾兌艮離之位也

存要于此叙焉操五者土之中氣統生成之全數而居八卦之

事由一必終中位也用字皆人君用之當重看以治天下

貌言視聽心終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乃眾用之所自出錯

以思閑存徵于而之則皇極為統故皇極不言數乃眾數

有象故貌言視而之則皇極為統故皇極不言數乃眾數

聽不後于思義之所由該總之九疇樞紐在皇極皇極之要

各有取焉參黃在五行五事之修在五教通節俱要見數欵

幹朱子說之中本九疇之理禹因而第之之意○天地

八政以農爲用未行即而後治人故入政五次五事勤民而後

農勤于本業也身身修而後治人故入政五次五事勤民而後

先食次貨者農敬天放五紀次入政五次五事勤民而後

末相資也食貨者正皇極居中統外之象故成位于中立本

爲冢宰之職祀而後趨時故三德次建極應變而後辨惑故

資爲春官之職稽疑次三德辨惑而後徵應故庶徵次稽疑

師爲夏官之職省驗後不可無勸懲故終之以稽威

加以司空司徒司寇即周禮六稽疑次三德辨惑而後徵應故庶徵次稽疑

典所由昉焉然序于前洪範次乃建國之規模

于後何也王制庶政之先八政乃民生之緩急

乃民生之緩急此箕子衍五行之疇一日水五句言五行自

書經精義

書經精義

書經精義

書經精義

書經精義

書經精義

書經精義

書經精義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

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

福威用六極此九疇之綱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

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于天也庶

徵者推天而徵之入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

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又

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

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無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

數也明也參之以五行敬也五行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綱如

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九疇之綱如

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孰有加于此哉彼洛書之數從

一數積蓋一者氣之始而五行者變化之端民用之不可一日缺者也人君

因天道而全民用莫此爲先故配以第一次二者氣之著而五事者五行之

著于身者也人君欲修其身須用此五事而人道莫大于五事故配以第二

自二而三氣之益著也人君欲創制立法以厚民之生使養立而教行安內

也人君欲治道益著則有入政之道焉故以入政則惟此三自三而四氣之著而久

紀配四五數居四氣之中有成位乎中之象人君欲惟天下之中立臣民之準

者惟用此皇極而已皇極建而治天下之大法皆如此樞紐故以皇極配五

書數有六乃氣合而成形者也人君以身立教而無私欲之累健順合德以

爲應變之常則有三德以納民于極焉故配以六書數有七乃形之有微而

著者也人君欲察事幾之微以觀吉凶之著則其所以明眾事而稽天下之

疑者必參乎神謀而後可以成三德之治焉故稽疑配七自七而八形著而

微著于人者亦著而益著也故庶徵配八自八而九形著而久矣人君一身

建極既久自必以德而斂福以無過而免極矣故以勸臣民則用此五福使

知歸極有必得之福以懲臣民而用此六極使知皆極有必懲之威至于此

見善惡之應盡矣故以是終焉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

周書

周書

周書

周書

周書

周書

故柔遠安邦列刑官之後義各有取也八政治內者六而司寇居後治外者二而師居末兵刑非聖人所樂言也

然之序以其體質言潤下四句以其性言稼穡獨以德言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其生之德莫盛于稼穡故獨以言作鹹五句以味言五行是推衍之辭水曰十句是增益之辭自此以下至末皆箕子所陳之言一五行一字是次第之辭與上初之一為洛書數目不同下八嶠俱做此○註爻於也於是稼穡而巳非所以名也作為也

金曰從革土爻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生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潤下者潤而又下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言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于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故不曰曰而曰爻言于是稼穡而已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

二五節旨

此箕子衍五事之臆誠身之所必資也一日貌五句以體言貌曰恭五句以德言恭作肅

五句以用言五事分屬五行而以發見次第

為先後通節須拿出敬字五德雖人所共有

然非敬以修之用以盡是德而踐是形如何

做得肅又哲謀出來所謂敬用也恭從明聰

睿皆天命之性未發之中不待安排猶五行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視曰明聽曰聰

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叙人始生則形色具既生則聲音發既久而後能視能聽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敬也從順

也明無不見聰無不聞也睿通乎微也肅又哲謀聖者五德也九疇之二五

之用也肅嚴整也又條理也哲智也謀度也聖無不通也

故稽疑曰明用
休徵言歲月日
者微其效關於
一歲善必積而
後成也咎徵言
日月歲者見其
書起于日月惡
雖小而可懼也
王充私

言日月不言歲
者冬夏所以成
歲功也言月不
言日者從星惟
月可見也

四代皆尚齒故
五福以壽為首
也不言貴者貴
未必為福也萬
惡起于弱故不
極以弱居未六

言賤者賤未六
必為極也總之
德者福之本次
以考終命者見
其沒吾寧也惡
弱者莫其強為
善也

旅焚篇不曰召
公曰太保太甲
篇不曰伊尹曰

旅焚篇不曰召
公曰太保太甲
篇不曰伊尹曰

旅焚篇不曰召
公曰太保太甲
篇不曰伊尹曰

旅焚篇不曰召
公曰太保太甲
篇不曰伊尹曰

旅焚篇不曰召
公曰太保太甲
篇不曰伊尹曰

旅焚篇不曰召
公曰太保太甲
篇不曰伊尹曰

旅焚篇不曰召
公曰太保太甲
篇不曰伊尹曰

旅焚篇不曰召
公曰太保太甲
篇不曰伊尹曰

旅焚篇不曰召
公曰太保太甲
篇不曰伊尹曰

旅焚篇不曰召
公曰太保太甲
篇不曰伊尹曰

旅焚篇不曰召
公曰太保太甲
篇不曰伊尹曰

旅焚篇不曰召
公曰太保太甲
篇不曰伊尹曰

旅焚篇不曰召
公曰太保太甲
篇不曰伊尹曰

旅焚篇不曰召
公曰太保太甲
篇不曰伊尹曰

旅焚篇不曰召
公曰太保太甲
篇不曰伊尹曰

之各一其蘊也肅又哲謀聖者率性已發之
和不待勉強猶五行之各致其用也不曰身
耳目口心而曰貌言視聽思者註水事言也
○首五句是五事之序緊要照註水事言也
自然之理即有物有則之謂不可講涉行上
去益有五者之形即有五者之德也作字只
能字看五作亦是五德自然發見者蓋有
五者之德即有五者之用也
○案四勿九思皆先視聽此以貌言先之何也
曰閑邪則聽視為要持敬則貌言為先故曾
子三貴惟在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程子亦曰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言之先後不同
其歸一也

三八政節旨

此詳八政之疇要見因天厚民意祀典賓師
亦曰厚生者祀之政舉則民德歸厚賓之政
舉則邦國自相往來而豐不生師之政舉則
強不凌弱而民不擾同歸于厚生而已○八
政以緩急為先後
○案禮記王制自家宰制國用以下至司寇其
序政與此合蓋家宰所司食貨祀三者備矣
然後司寇定民之居然後司徒與民之德樂
正司馬因司徒所教而升之故附于司徒而
以司寇明刑終焉惟賓師二者洪範次于後
王制序于前蓋八政者民生之先後緩急故
柔遠安邦之事在于養教之後王制所以建
國之規模綱紀則禮樂征伐之柄必居庶政
之先義各有所當也

四五紀節旨

總五紀之疇歲月日星辰天道之所有者曆
數人事之不可無者敬天勤民之學統括于

目何如蓋五事分屬五行者也天生精之所凝有形有色而為貌貌澤屬水
始生即有者精屬于一氣之所發有聲有音而為言言揚屬火既生而後能言
故居則木是精屬于一氣之所發有聲有音而為言言揚屬火既生而後能言
耳則聞聲能聽聽屬土形既成神既全而後聽故屬土由是氣藏于
而能思思通屬土形既成神既全而後聽故屬土由是氣藏于
既備五德即具矣矣彼齊莊中正為恭得諸天地之嚴凝者也故人有貌即有
是恭之德焉從容順理為從得諸天地之和順者也故人有言即有是
之德無不見日明而視之德為明得諸天地之貞觀者也無不聞日聰而聽
之德為聰得諸天地之靜虛者也無不通日睿而思之德為睿則會天地中
和之至者也此五事之德也乃五德之自然發見者也則發之為德者則
見之為德而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故作肅惟從者也則發之為德者則
有倫不煩而有要故作文有明之德則凡民情物理皆旁燭無遺故作哲而
聰之德則凡是非可否皆聲入心通故作謀有睿之德則知來藏往存神妙
應而肅又哲謀一以貫之矣故作聖此五事之用也夫知其德而並知其用
則當敬而用
五事可知矣

三八政一日食二日貨三日祀四日司寇五日司徒六日司寇七日賓八日師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
所以報本也司寇掌士安民居也司徒掌教成民性也司寇掌禁治民祭也
賓者禮諸侯遠人也師者除殘禁暴九疇之綱三八政之目何如蓋
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未也曰畜天生物以養民人君因之則有以足民
之食焉食為民之所急故居一天降元祀教民以反始也人君因之以制典蓋
焉貨為民之所資故居二天降元祀教民以反始也人君因之以制典蓋
食貨既足不可不思報本故居三天相厥居使民有寧宇也人君因之以建
司寇之官養生祀死不可不安其居故居四天與民以性逸居不可以無教
也故君繼之以司徒之政焉教以保養故居五天齊于民不率教者不可以
無刑也故君繼之以司寇之政焉刑以輔教故居六以至於天秩有禮人君因
之則有賓禮以柔遠人懷諸侯而安內及外故居七天討有罪人君因之則
有軍禮以征不庭討不服焉文教備而武不可缺用兵非聖人所得已故居
八政之先
後如此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
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

忠信之忱而不
必奇其武王
之廖不必盡
周公之禱風雷
之變亦不必盡
關金縢之書精
誠之至適與事
會所謂盡性以
至于命也
孔子之不禱斷
以理也周公之
禱迫以情也為
己而禱是不知
命為君親而不
禱是不知義
禱不于廟而于
壇者支子不祭
也
泰誓狄誓均不
諱發且廟中不
諱禮有明文茲
云元孫某者或
謂成王讀册子
不可名父也或
謂史乃作册臣
不可名君也
陳棟林之奇說
古君臣父子聞
言無顧忌周公
作金縢呼三王
而爾之箕子陳
洪範對武王而
汝之天保為報
上之詩而日定

無有淫朋節旨
上言君能建極則臣民歸極此言臣民歸極
由君建極反覆言之總見君不可不建極也
淫比皆兼心與事言無淫朋比德即上保極
意惟皇作極即上建極意俱作已然看

有猷有為節旨
此承上無有淫朋而言惟皇之作民極也汝
則錫之福謂因進善之有微而俾俯仰之無
累不但念之受之已也時人句總承念受來
而重在錫福上斯字要感發不已意惟字要
見與極為一蓋納之于極或○此下三節材
以政造就何民亦是作極內事不是作極了
又要造就也此節則其造就乎民者康色二
句不可深講恐礙下歸極

無虐節旨
此承上起下之辭無字貫下無虐節念受錫
福之謂無畏即施威奪祿之謂二句一結上
文一起下文○然造就之道又不可偏廢威
福也

人之有能節旨
此承上無有比德而言惟皇之作臣極也首
二句泛言造就人材之有益于國凡厥正人
二句則言所以造就之道方較上有督責懲

人而無淫朋比德者亦惟君為之極而使
之有所取正耳重言結淫邪之朋者有位之人亦皆奉公體國無有私立黨
皆循禮守法無有交結淫邪之朋者有位之人亦皆奉公體國無有私立黨
與者豈無自而然哉皆由人君執中守正以身作極于上故臣民有所觀感
耳不然豈盡無淫朋比德之
私乎信乎君不可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
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留
此言庶民也有猷有為有守者
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不協于極未合于善者所當受也念之受之隨其所
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流于惡君之所當受也念之受之隨其所
才而成就之也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謂
言汝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極尤當造就
臣民也則試先觀庶民有智識足以謀事者有才力足以辨事者有志守
而有所不為者此中人以上可進于極者也汝則當念之不忘其成就之心
而激勸之其有不有違協于中而亦不陷于過者此中人之資亦可導而入
極者也汝即當受之不拒于成就之外而至于其由念受而加進
修之功者發于外有安和之色則知其心將優遊而漸進于極矣發于口有
好德之言則知其心已深知而篤好夫極矣汝即當錫之福即予以爵祿因
其進善之有微而俾其俯仰之無累則不念之受之已矣夫入由念受而
錫福若此則進善之機既得于成而為善之力益動于激勸是人所以惟
皇極之歸也不誠保
極而無淫朋之患乎

無虐獨而畏高明節旨
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得勸勉之有位之尊
造就之法而行法不可有偏私之意但有德而趨于極者即堯獨亦不當
棄之豈可以其微賤而不念之受之而不錫以福乎若其不加而法乎極者
即高明在官亦必懲之豈可以畏其尊顯而不奪之黜之不加而法乎極者
焚獨猶勸以恩高明猶懲以法此王道所為至大至正而造就臣民也

人之有能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用好子而
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聞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
有為者使進其行則

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聞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
有為者使進其行則

爾關宮為頌君戒之意弗能二句反言以見必富而後可教

之詩而曰俾爾也末二句戒其濫予正見其當與賢與上意

大明曰上帝臨不平○此節欲其造就乎臣能為事見于事

故指武王也民功者與庶民不同使字重含下文既富方毅

勞曰王欲玉汝意與以為善之資使不悖于皇極也邪其昌

告神之詞武成不可作治效誠盡官使皆賢才即邦國之昌

日惟爾有神禮正人即有能有為者蓋行方毅皆要以極言

日既昭假爾禮此數言之教所以伸其造就之術也通節皆

與神相親之意詩體王義王道等就人倫事物言偏殿六句

也洪通是戒其心之私而欲其行皇極之用備黨六

病而請禱豈鬼句是戒其事之私而欲其合皇極之體備殿

能療乎死而求好惡即淫朋比德之生于心偏黨反側即淫

復豈魂能返乎朋比德之見于事止此皇極之理以其為裁

公之請代亦出制之宜故曰義以其為事物之當然故曰道

不知命之謂非無外言對狹險看平平以坦易無私言對傾

郝敬臉看正直以經德不曰言對邪曲看末二句

對太王王季言也此舉數言以感動之意也蓋王者欲納臣

則稱元孫對文民于極固因材而造就矣然非數言以感動

王言則稱天子亦何以使之自得故必于皇極之理敷而為

其實昊天其子言○會極是知明意謂心上曉得極之理翕

此也必告三王然趨之猶與極為一矣○心言用而事

者武王纘太王俱合極之體與極為一矣○心言用而事

且親之也○林不如此體用較直提

周公之才之美

決無驕吝日能

日不能非自誇

之誠謙與矜均

不暇計也矜

無偏節旨

此數言之教所以伸其造就之術也通節皆
是戒其心之私而欲其行皇極之用備黨六
句是戒其事之私而欲其合皇極之體備殿
好惡即淫朋比德之生于心偏黨反側即淫
朋比德之見于事止此皇極之理以其為裁
制之宜故曰義以其為事物之當然故曰道
無外言對狹險看平平以坦易無私言對傾
臉看正直以經德不曰言對邪曲看末二句
申上十二句反覆致意是戒勉之詞非結語
也此舉數言以感動之意也蓋王者欲納臣
民于極固因材而造就矣然非數言以感動
亦何以使之自得故必于皇極之理敷而為
言○會極是知明意謂心上曉得極之理翕
然趨之猶與極為一矣○心言用而事
俱合極之體與極為一矣○心言用而事
不如此體用較直提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
官使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富祿也殺善也在官之人有
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慮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子而家則是
人將陷于罪戾矣于其不好德之人言又以為造就夫臣者言之如在官之人
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言有優于才能者有長于施為者人或
忌其所有而違之不通必在上者鼓舞振作使之進其所未至擴其所未能
加修其行則人樂為用而百務修舉邦國昌盛矣然必有所資而後勸者此
中人之情也若此在官之正人又必使他們祿優厚有所取給然後心可責其
進行而為善苟慮祿不繼俯仰不給不能使其和好子而家則是
室家之累矣且不免于罪戾况能為善乎此所以當富之也然富乃以養賢
不可濫及苟于其無能無為而不好德者亦槩與以祿焉則為汝用咎惡之
人而反害于國家矣
此汝之所當戒也

無偏無黨無偏王道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詔其有極詔
平也作奸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
私之生于心也偏黨反側己私之見于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已
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
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
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且皇極之建不惟因材以造之又當衍為訓詞
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者也言且皇極之建不惟因材以造之又當衍為訓詞
厥而導之日凡爾臣民其存諸心者無或不中而至于偏無或不平而至于
私惟當遵王者所行之正義而與時宜之可也無有意以為好或不從一己之
私私怒惟當遵王者所行之正道而好所當好可也無有意以為惡或偏而
不中黨而不公以自流于狹小試觀王之道何其蕩蕩然示人以廣遠也
無或不公而黨不中而偏以自淪于傾邪試觀王者之道何其平然示人
以坦夷也無或反而倍常側而失正以自累于私曲試觀王者之道何其正
大直率示人以無私也夫王義王道王路臣民所有之極也已私生于心則
背而馳之矣惟偏陂好惡之不作則志有定趨而與極之體相融如水之會
流將合矣為同矣蕩蕩平平正直亦臣民所有之極也已私見于事始岐而
二之矣惟偏黨反側之皆無則行有歸宿而與極之用相安如水
之歸海皆得所止矣皇極之敷錫于民而以訓詞導之者如此

前言書者即善天理即帝之言也

秋所謂是也

後言體者即屬

禮所謂君占體

是也

三叔與殷忠而

愚孝也武庚叛

周孝而闇者也

陳際泰

居東二年孔傳

即指東征今讀

幽風鳴鴉之下

次以東山則詠

詩先而征東後

矣未可混也

罪人稱斯得者

久而後定之語

也謂公書未敢

者述而欲悟之

機也

成王疑公不為

之儼成王迎公

禾為之起至後

王與公心德相

孚而禾為之合

稷一禾而三致

意焉即此見公

之精誠與天通

也

大誥

讀黍誓等篇知

周取殷之易讀

安殷之難

凡厥節旨

此承上文來言以此敦言之妙而訓民其感
人又如此訓行串說以字繁承訓行來言斯
民以會極歸極之意與天子之建極光輝相
映故曰近光此與保極維皇之極意對看至
此則民心悅而頌聲作矣曰以下正是頌之
之詞○敦善既合乎天子自足感于人○訓是
歸于口行是體于身天子之光即皇建有極
遵二義微語近者彷彿不遠即會極歸極
天子二字提起恩育君長依註兩平益不惟
親之至而又尊之至也

六三德節旨

此節詳三德之疇首三句列其目之次第
言治天下之德未說到因時應變意平康五
句方別其用始就隨時異施處說平康指臣
民歸極時言正直就君建極上見克者取克
治之義彊弗友二句是以剛克剛柔克柔用
政以矯其習俗之偏也沈潛二句是以剛克
柔以柔克剛用教以化其氣稟之過也剛柔
非必舉世皆然只隨所值而化之因時制宜
使同歸于正直皆是維持皇極意○三德又
民不外政教兩端剛克柔克兼政教言彊弗
友二句是政以父民沈潛二句是教以父民

曰皇極之敷言是訓是彝于帝其訓曰起語辭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覆推
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晉晉天皇極之錫布為敷言是誠敷
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也
易知簡能者觀之是真切于臣民之日用誠天下之常理也自敷言所陳之理
辭言近旨遠者觀之是真切于臣民之範圍是天下之大訓也然是彝訓之
言出于君而實純夫天之理然則是訓也乃上帝之
訓也帝不能言而君代之言耳敷言同天之妙如此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子庶民性一而已庶民于極之敷言是訓是
而音親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
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
彝訓既敷而凡此眾民于皇極之敷言必以理易從而言易入且知皇極雖
天子之道德而意眾人之常性于是誦于口而足訓焉體于身而行焉由
是以會極歸極之意與天子建極之光輝相映則雖草野愚樸皆得以其同
有之極而近天子之光華矣至此則民心悅服而頌聲已起其頌之詞若
曰吾儕所共戴者固幸有天子也然豈特奉為天子乎彼其敷言訓民使歸
于皇極以成就之誠為民之父母也不親之不得也其以敷言訓民使安于
皇極而曲成之誠為天下王也不尊之不敢
也庶民之感夫敷言如此言庶民則臣可知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
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
委順者也蓋習俗之偏也沈潛深沈潛退不及中者高明高亢明爽過乎中
者氣稟之過也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
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變友
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所以納天下于皇極之中貴有因時制宜之化故聖人御
蓋當皇極既建之後欲納天下于皇極之中貴有因時制宜之化故聖人御
世有但見其至正至直恭己南面建極示人而不事威聽抑揚者無為之化
也是乃聖治之盛故居一有時尚其剛而行嚴明之政堅強之教者是以剛
而退惡亦以剛而起懦君德之所貴也故居二有時尚其柔而行惠諫之政

書經精義 周書

金際言管叔而俱緊靠政教講○正直為德之經剛柔五用

不言武庚所以為德之權○習俗以人言氣稟以天言

著其罪大誅誅案三德者所以宜民善俗協之于中當重教

言武庚而不言化而上刑賞自兼用之宋元諸儒大槩從世

管叔所為諱其道上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

親叔沈謂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

管叔之惡與象中典似說向一邊去都氏兼世與人與地言

等而象則封之之其義較備惟辟節旨

管則誅之何也臣曰無有正見注君然也○然欲謹三德之

象止亂家叔至用當操馭世之權

亂國東征非聖人所得已也

政雖攝自周公命仍出自沖王

經書王若曰三子于篇首見公

此甚言人臣階上之患見權不可下移也

臣指諸大夫○人用是敗官箴民用是壞民

俗

七稽疑節旨

此衍稽疑之臚擇建就平時說乃命是臨時

有疑上說二句一氣說下重得人上○以下

五節皆言稽疑之法此擇人以主卜筮尤其

要也

和衷之教者是以柔而濟弱亦以柔而損過也君道所不廢也故居三

德之用則何如益平康之世臣明歸極民無淫朋人無比德則為君者但行

其正直不必補偏矯枉自與天下相安于皇極之中矣若強梗弗順能進于

極而不欲者則威以奪之使有所畏而歸于極和調委順欲進于極而不能

者則福以予之使有所慕而歸于極此因其習俗之偏而政以治之者也沈

深潛退偏于柔而不及于極者則揚以進之使俗之及焉高亢明爽偏于剛

教以化之者也此聖人因時制宜以納民于皇極者如此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僣忒

作福作威玉食者為大夫則凶于家為諸侯則凶于國由是大臣不法則小

臣不兼凡有位之人皆反側偏辟而不安分也且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凡

在下之民皆僭妄過分而盡無等也欲行三德者可不攬其權乎

七稽疑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此列卜兆之體所以著五行之變也未涉用

日爾節旨

日爾節旨

日爾節旨

日爾節旨

日爾節旨

日爾節旨

日爾節旨

日爾節旨

日爾節旨

日爾節旨

日爾節旨

日爾節旨

微子之命
洪範稱祀不稱
年微子之命書
微不書宋存其
舊也或謂微子
周為實故不書
宋錄微談武林
微子之命篇次
大誥當在成王
誅武庚後樂記
謂武王下車我
殷之後于宋是
舉而徙置之辭
非微子就封在
此時也

上將卜之時用火執荆用龜之腹骨以灼之
觀火所處黑處之文以配五行所謂龜食之
墨是也隨事觀應宜雨而雨則吉否則凶
矣餘以類推
曰貞節旨
此則占卦之體所以背陰陽之變也亦未涉
用上貞悔非卦名乃卦之體也有陰陽即有
動靜有動靜即有貞悔凡占卦家以內卦為
用事謂問者之來意也外卦為值事禍福之
決也來意方發事之至故謂之貞推卦既
成禍福始定故有悔遇之卦與本卦皆得之
者惟然正固不可移易內卦與本卦皆得之
先卦之正乃事始之幹悔者忽然變動不膠
于一外卦與變卦皆成于後卦之變乃事終
之義

凡七節旨
上二節列卜筮之體此節著其用也
立時人節旨
此承上衍試而示以聽斷之要立時人即前
所建立至公無私之人此句輕重三人占二
句

汝則有節旨
上但言稽疑之法此節正所以稽疑者首五
句是稽疑之序汝則從以下此稽疑之應疑
曰大謂大事之疑指戎祀等事凡近係君身
之休咎遠係子孫之禍福皆是○稽疑以人
謀為主故先人後神決疑以神謀為斷故先
神後人○逢吉亦就吾身說人君有一事而
造禍百代者子孫皆蒙其底若適逢其吉然
八庶徵節旨

此節詳庶徵之目與下節俱以陰陽五行之
運于天者言未涉人事上不可入五事在內
以五事之得失尚在下也曰時者五行皆有
一定時候如兩有當雨之時陽有當陽之時

克者交錯有相勝下之法用火灼龜即其所食之墨而觀其所折之形有
之意其兆為土○其狀滋潤如雨者其兆屬木有其狀潤明而如霧者其
兆屬火有形象昧而不明者其兆屬木其兆屬水有布散聯絡而連屬者其兆屬金有
橫斜交錯如相冠之狀者其兆屬土此見卜之體寓五行之理而吉凶之故
已具于
其中也

此占兆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筮之法用四十九策分二揲四
交而成內卦又三交而成外卦于內卦所得之變爻曰貞于外卦所得之變
爻曰悔或遇三爻變者則以本卦為貞以變卦為悔若遇四爻變者則以之
卦下一爻之不變者為貞以之卦上一爻之不變者為悔蓋貞為事中之
幹悔者變動不居之名此見揲書有可占之爻而吉凶凶亦具于其中也
凡七總而言之卜五占用二衍試○貞悔也衍推試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衍試推行人事之差試皆不外此也

曰貞曰悔
此占兆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筮之法用四十九策分二揲四
交而成內卦又三交而成外卦于內卦所得之變爻曰貞于外卦所得之變
爻曰悔或遇三爻變者則以本卦為貞以變卦為悔若遇四爻變者則以之
卦下一爻之不變者為貞以之卦上一爻之不變者為悔蓋貞為事中之
幹悔者變動不居之名此見揲書有可占之爻而吉凶凶亦具于其中也
凡七總而言之卜五占用二衍試○貞悔也衍推試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衍試推行人事之差試皆不外此也

凡七占用二衍試
凡七總而言之卜五占用二衍試○貞悔也衍推試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衍試推行人事之差試皆不外此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凡卜筮必立三○立時人即前所擇
人則見聞乃廣從二人之言者二人告吉則一人以
為凶亦必聽二人告凶則一人以為吉亦必聽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
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

此節正所以稽疑者汝則有大疑五句是
稽疑之序汝則從以下是稽疑之應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
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闕
少也序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序庶草且蕃庶矣其他可知也

此節詳庶徵之目與下節俱以陰陽五行之
運于天者言未涉人事上不可入五事在內
以五事之得失尚在下也曰時者五行皆有
一定時候如兩有當雨之時陽有當陽之時

敷傳謂命以康
誥又合命與誥
為一林之奇
序以此篇為成
王書竹書成王
元年秋武庚以
殷時三年王師
滅殷殺武庚祿
父遷殷民于衛
四年封康叔于
衛春秋定四年
傳祝佗言成王
遷建明德封叔
殷墟史記衛世
家周公旦以成
王命與師伐殷
殺武庚祿父管
叔以殷餘民封
康叔為衛君歷
考諸書並以康
叔封自成王今
按叔為成王叔
父不應曰朕弟
且稱文王為顯
考武王絕不推
及或謂公代王
語叔故稱弟寡
兄即指武王
夫以王若曰命
之及自以弟稱
之語亦不類且
家人聚語乃以
武王為寡德兄
恐無是理或謂
誥于四時之間
是天地陰陽之
和合也和合故

樂言其職之有大小耳不可泥其詞也且如
一日閉暴風損不稼其風則一日也其所損
則閏月與歲耳將屬之師尹乎抑屬之卿士
與王者乎
歲月日節旨
此承省驗而言休徵所感之效如此則五事
之得可知見君臣不可不省驗也時無易句
應上來備無句但上專就五氣上休徵所感應上
庶草蕃備句但上專就五氣上休徵所感應上
人事之徵言之耳○又指禮樂法度等事
家就民家言

日月歲節旨
此亦承省驗而言言徵所感之害也應上極
備無一節
庶民節旨
此言庶民無與于省驗其休咎皆係上人之
得失也好風二句言星有異好喻民有異欲
日月二句言日月有常度喻卿士師尹有常
職從星二句言月從星之好喻卿士師尹常
從民之欲言臣不及君者日月所以成歲功
臣所以成君治言臣則君可知○至庶民何
獨無所省哉○日月有冬行之度入于東北
者自此基至經箕則多風矣有夏行之度入
于西南者自此基至經畢則多雨矣其夏星
非有好但氣類相感月非有從但行度所次
日奸日從皆假以人喻事○民欲即註欲衣
欲食欲得所

案月為陰氣之宗風雨二者皆生于陽而成
陰故其氣與月相感記曰天秉陽垂日星
地秉陰覆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
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蓋日星從天
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
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寔上播
于四時之間是天地陰陽之合也和合故

日者以各省其所行之事之得失焉總之君之
與臣皆當因庶徵以修五事所謂念用庶徵也
效如此休徵者君臣之所省驗者果其五事能備則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
徵所感也○風皆以時而無愆易之失則所謂來備其致者皆在是矣由是
而觀其所感以歲功言則天時旣和斯地利有養而農樂豐饒矣以治功言
則五辰旣順庶積其疑而政治旣明矣且天地交而賢人出觀之在朝俊民
之隱伏者皆明顯矣且陰陽和而家道昌觀
之在野凡比屋之間皆同享康甯之福矣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民之麗乎上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其星好雨者畢星日有中道月有九
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箕去極
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
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
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箕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
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
風雨也此言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
民之欲者如何耳夫民生之眾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露寡孤獨者之欲得從
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
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
惟視上人為休咎蓋庶民麗乎上為卿士師尹之所率猶星麗乎天為日月
之所行也何以言之彼民各有欲猶星之所好如箕星是東北之本宿列于
心尾之下其性好風畢星是西南之金宿介于昴衛之間其性為雨此亦即
庶民之中寒者欲衣飢者欲食亦各不齊也然星雖各有所主而其成歲功
分氣候則又在乎日月之經行而驗之日之行極南至牽牛則為冬至極
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月之行立冬與冬至經由黑道立夏與夏至經由赤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歲月日節旨

叔在武王時幼不得對然大封同姓武王年已九十豈兒大豢而同母弟尚幼耶康叔文王子叔虞成王弟周公東征虜已封唐豈封康叔轉在叔虞後耶汝氣書克殷靡毛王即位社南毛叔奉明水衛叔傳禮召公贊采尚父牽牲史記布言康叔封布茲茲鹹和叔之非幼明甚序與傳特以篇首四十八字遂謂成王所誥其實武王書無疑篇次當在金縢前也

月生焉陰精陽氣會于大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也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謂和酌平陰陽者故日月以為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也三五以毓陰之盈蓋月雖懸象天于而實地類故既經緯日星以佐陽時寒燠之令而又專司山川風雨胎育羣陰記禮者之言正與洪範相表裏也

九五福節旨

此詳五福之瞻見君當以此自勤而建極以敏福于一身並以此勸臣民歸極用錫福于天下也○五福之序以急緩為先後句句要發福字意

六極節旨

此詳六極之瞻見君當以此自懲並用以懲臣民也○六極之序以重輕為先後○弱亦謂之極者弱不能自強必墮于惡也

旅獒節旨

首節敘召公訓王之由次兩節言明王慎德服遠而并以懷諸侯德盛二節示以慎德之要在於戒玩志以道寧二節舉慎德之本原告之而歸重于端好尚末二節言慎德之當勤而深致其效通篇以慎德二字為主

惟克商首節旨

此史敘訓王之由

明王慎德節旨

此述古聖王謹德所致以見好尚之端○慎德為一篇綱領工夫所包甚廣亦舍下好尚意

王万昭德節旨

此言明王昭德于物而以方物起諸侯之敬也○人兼同姓諸侯

道此蓋日月之行于天者有常德也然惟日月有常而星之好即由以遂但日之從星不可見惟月之從星為可見故月行東北入于箕則扇而成風以從夫箕之好月者西南入于畢則蒸而成雨以從夫畢之好是星固有風雨之好而遂其好者則在月矣故民之有異欲而卿士師尹之有常職者果各有以從民之欲則五事修而休徵自應矣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九疇之終日甯用五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綏急為先後○福蓋人事盡善則天道報之以福而五福之實何如一日富人情莫不欲富而壽實所以享諸福者故居一曰曰富人情莫不欲富而壽所以厚吾生者故居三曰曰康寧身無遺疾心無憂患也福以一身安為泰故居三四曰攸好德作德日休順理自裕也福以道充為貴故居四五曰考終命體受而歸全存順而沒甯是福之終也故居五人君以此自勤則有以敏福于一身以勸臣民則有以錫福于天下矣

自懲天下之臣民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此六者建極之君所必無然亦常以之臣民也

旅獒

西旅貢羆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

惟克商遂通于九夷八蠻

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日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實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此六者建極之君所必無然亦常以之臣民也

詰脫簡也時滿

侯甸男采衛皆

邦獨于男居其

者五服男居其

中舉中則五服

賅焉孔穎達

孟侯尊之也小

子親之也非康

叔受封時尙幼

也吳棫

酒誥言文王誥

盛則書穆考即

詩穆穆文王之

意康誥言文王

明德則書顯考

即詩於乎不顯

之意黎沈

文考近故曰祇

德敷哲王遠故

曰敷求古哲王

更遠則曰別求

王天與

虞書曰欽恤惟

刑康誥曰敬明

乃罰皆慎之義

也薛季直

康誥詳言刑罰

按左傳周克商

蘇忿生以溫爲

司寇放立政言

司寇蘇公又定
四年傳康叔爲
司寇則繼蘇者
叔也篇中曰外
志以節旨
此又告以謹德之要蓋受爨則志動于欲而

此節欲武王慎德而戒其玩人蓋一莖之受
雖未至狎侮然怠勝敬則好士愛民之意輕
將必至于玩人矣○此下五節皆告以慎德
之事

德盛節旨
不役節旨
此戒其玩物也二句申說度者法則也凡百
視聽所接都有個法則法則之合于天理處
事則正矣循乎義理之正何玩物之有耳
目所該甚廣如觀逸遊敗奇技淫巧皆是不
專是聲色
玩人節旨
此申言玩人玩物之弊德未盛而玩人必并
未盛之德而喪之心役物而玩物必并主宰
之志而喪之以見不可不戒也○抑人與物
有必不可玩者 德者心之所得志者心之
所之然使內外交修之功不密亦何以謹德
乎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于伯叔之國時厲展親人不易

物惟德其物聞 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諸侯使之無廢

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德所致方物分 惟四夷貢供皆慎

明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德所致王乃以此

于方物中有寶玉之貴者則分賜同姓伯叔之國使守之爲世寶而益展其

親親之誼由是諸侯皆不敢輕易其物而知此物乃王者謹德所致故皆以

德視物極其敬重矣苟爲君者非以德致而四方得獻異物其何以頒賜諸

侯

德盛不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德盛則動容周

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至也德而未至則有狎侮之心狎侮君

子則必高蹈遠引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畏威易殺亦安能盡其力

固非一端然恭敬禮下乃德之大者故人君謹德必使充積極盛而持己接

物自然恭敬于是使臣以禮臨民以莊而不狎侮若其不然則害有不可勝

言者蓋使臣無禮而狎侮君子則無以盡其心孰與君其治臨民不莊而

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誰與君守邦乎愈見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君 爲之度惟其正而已 且夫人心應事接物本有至

其耳目則欲敗度縱敗禮而百度皆失其正人君若能淡然無欲卓然自持

務絕姦色遠淫聲使耳目聽命于心而不爲玩好所役則本源澄澈私欲不

行凡百事爲自然合于節度而不失其正矣

德其有不盛乎此謹德者當以玩物爲戒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即狎侮之事 玩且喪自己之德玩物亦不但百

爲失度且喪其自具之志玩 人物之害如此可不戒乎

志以道甯言以道接 己之志以道而甯則不至于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

其中古昔賢聖 然謹德之要何如人君子于己之志不可不定也而定志莫

相授心法也 若以道未發則涵養之將發則檢察之則中心有主而外

周書

二

書經精義

書經精義

書經精義

事外庶子外正
皆就所封之衛
言曰內事即王
經言往盜乃心
汝往哉並無留
朝掌刑之意則
非封衛時也胡
日服念者見其
哀矜之仁明斷
之義申時行
治商之故地而
即其無私罰嚴
服其罪而即用
之有罪則人安
殷彝則人安其
不刻陳際泰
以商舊法由安
民人情所由安
以周新法由撥
呂祖謙
民殿亂所由撥

非道寧言畏逆耳而非道接矣上句即惟精
惟一下句即勿聽勿庸○道甯存中所以應
外道接制外所以養中
不作節旨
此端好尚正慎德切要處分三節看功成民
足一節遠人格一節邇人安一節○至于好
尚之際亦不容不謹○用物即服食器用之
常物○惟字緊與上五不字相形

風夜節旨
上文言慎德之事不止一端此言其功有當
勤也首句正謹德工夫下推不勤之害以見
其當勤○細行大德俱指受獎言大德謂威
德廣被可以內外邪而消窺伺者

允迪節旨
此申勉其慎德而因期以效生民二句是預
望將來之詞○茲指上罔或不勤言而戒玩
忽致交修謹好尚俱在其中

金滕節旨
此章本兩段事合為一篇者記金滕書之顯
晦周公忠臣所感之本末也

物不能選矣人君子之言不可不聽也而聽之亦必以道合道則
受背道則拒則外無所濟而此心愈湛然矣謹德者不可不知所務哉

不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
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矣且亦思人君所行惟修德勤政為有益他如遊觀興作皆為無益之事
惟服食之用為切要他如珠玉珍寶饌不可食寒不可衣人君惟不貴異物
而賤用物然後上無征求之擾下無採辦之費而民則可足矣犬馬雖有用
之物若來自他方非其土性亦不必畜珍禽奇獸耳目之玩無益實用亦不
必育于國中凡此皆慎德之實也夫朝廷舉動遠人所視為向背者君能清
心寡欲于遠物一無所寶則四夷皆服而無不格矣賢才進退斯民所保為
休戚者君能信篤任專惟賢是寶則膏澤普施中國之近共被其休而無不
安矣今西旅之獎非其土性也
異物之無益也吾王何所寶哉

鳴呼風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一也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
細行一簣指受獎而言也
微揚一有懈怠則謹德有開不可不戒也然世人常以為有大德者不拘小
節抑知一行之虧百行之玷因小不謹終必有累于全德矣譬如為山已至
功盡虧豈不甚可惜哉一簣之土乃心動生懈怠前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寡欲百姓無若征求而受安居之福矣今日創造垂統規模正大則後代觀
法而天下永保世世為王矣造福天下垂裕後昆其效如此王其圖之
內無一語及獎而層層俱是
獎不當受所以為大臣之訓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此章本兩段事合為一篇者記金滕書之顯
晦周公忠臣所感之本末也

此章本兩段事合為一篇者記金滕書之顯
晦周公忠臣所感之本末也

此章本兩段事合為一篇者記金滕書之顯
晦周公忠臣所感之本末也

此章本兩段事合為一篇者記金滕書之顯
晦周公忠臣所感之本末也

詰庶邦之詞御
嚴放日詰恣詰
小子之詞寬故
日語教蔡沈
王者愛用物則
國富小民愛土
物則俗醇
善事天者不以
腥聞以馨聞香
觀古者不于水
溢于民監
侯國三卿司徒
居先司馬次爾
之酒誥獨先折
父者豈治殷以
政為急耶
溺酒則凶故曰
酌制酒以力御
故曰剛朝士行
梓材

魯封六族衛封
七族唐封九宗
五正皆以大家
巨室係人心而
維國勢即公劉
詩云君之宗之
周禮九兩所謂
宗以族得民也
王應麟

康誥酒誥言刑
殺至梓材惟以
寬有立訓刑期
無刑之心也
康誥曰敬忌用

案金縢總論孔安國據大誥叙三監淮夷之
畔在周公相成王之初故以居東為東征又
據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故我之弗辟註曰辟法也此與幽風鴉鳴篇
詩序相合至鄭康成箋詩始讀辟為避而分
居東為二年東征為三年是紀年紀事參
差不齊矣宋子釋詩既從孔氏書傳而蔡氏
釋書則從鄭氏箋朱子與蔡氏手帖固在晚
年然鴉鳴詩註究未會改則居東云者未可
盡廢孔傳而朱子前後辨論未決今亦節錄
兩存以俟考焉

二公節旨
案孔傳以穆為敬據爾雅釋訓文也蔡傳誠
一而和同既推廣言之至如陳氏姚氏諸說
亦可參觀以盡穆卜之義耳

史乃冊節旨
此下四節皆告神之詞
案三王有五子之責于天蔡傳以武王為天
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此切對祖
父人鬼而言但于天之下須添如欲其死一
轉故疑有缺文也朱子平日論書及此則取
晁氏之說以五子之責如責其侍子之責此
切指天而言之蓋上帝之旁應有如侍子者
常服事之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也則
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二句緊相承接並無缺
文矣要之祖孫一氣天人一理能事三王即
可以事上帝理本相通正不必執一說以證
經耳

子仁節旨
此承以旦代某而言○夫旦何為而可代哉
乃命節旨
此承若爾三王而言○且三王何以當任保
護之責○命謂君師之命
公歸節旨

案金縢總論孔安國據大誥叙三監淮夷之
畔在周公相成王之初故以居東為東征又
據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故我之弗辟註曰辟法也此與幽風鴉鳴篇
詩序相合至鄭康成箋詩始讀辟為避而分
居東為二年東征為三年是紀年紀事參
差不齊矣宋子釋詩既從孔氏書傳而蔡氏
釋書則從鄭氏箋朱子與蔡氏手帖固在晚
年然鴉鳴詩註究未會改則居東云者未可
盡廢孔傳而朱子前後辨論未決今亦節錄
兩存以俟考焉

案孔傳以穆為敬據爾雅釋訓文也蔡傳誠
一而和同既推廣言之至如陳氏姚氏諸說
亦可參觀以盡穆卜之義耳

史乃冊節旨
此下四節皆告神之詞
案三王有五子之責于天蔡傳以武王為天
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此切對祖
父人鬼而言但于天之下須添如欲其死一
轉故疑有缺文也朱子平日論書及此則取
晁氏之說以五子之責如責其侍子之責此
切指天而言之蓋上帝之旁應有如侍子者
常服事之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也則
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二句緊相承接並無缺
文矣要之祖孫一氣天人一理能事三王即
可以事上帝理本相通正不必執一說以證
經耳

子仁節旨
此承以旦代某而言○夫旦何為而可代哉
乃命節旨
此承若爾三王而言○且三王何以當任保
護之責○命謂君師之命
公歸節旨

案金縢總論孔安國據大誥叙三監淮夷之
畔在周公相成王之初故以居東為東征又
據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故我之弗辟註曰辟法也此與幽風鴉鳴篇
詩序相合至鄭康成箋詩始讀辟為避而分
居東為二年東征為三年是紀年紀事參
差不齊矣宋子釋詩既從孔氏書傳而蔡氏
釋書則從鄭氏箋朱子與蔡氏手帖固在晚
年然鴉鳴詩註究未會改則居東云者未可
盡廢孔傳而朱子前後辨論未決今亦節錄
兩存以俟考焉

案孔傳以穆為敬據爾雅釋訓文也蔡傳誠
一而和同既推廣言之至如陳氏姚氏諸說
亦可參觀以盡穆卜之義耳

史乃冊節旨
此下四節皆告神之詞
案三王有五子之責于天蔡傳以武王為天
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此切對祖
父人鬼而言但于天之下須添如欲其死一
轉故疑有缺文也朱子平日論書及此則取
晁氏之說以五子之責如責其侍子之責此
切指天而言之蓋上帝之旁應有如侍子者
常服事之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也則
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二句緊相承接並無缺
文矣要之祖孫一氣天人一理能事三王即
可以事上帝理本相通正不必執一說以證
經耳

子仁節旨
此承以旦代某而言○夫旦何為而可代哉
乃命節旨
此承若爾三王而言○且三王何以當任保
護之責○命謂君師之命
公歸節旨

案金縢總論孔安國據大誥叙三監淮夷之
畔在周公相成王之初故以居東為東征又
據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故我之弗辟註曰辟法也此與幽風鴉鳴篇
詩序相合至鄭康成箋詩始讀辟為避而分
居東為二年東征為三年是紀年紀事參
差不齊矣宋子釋詩既從孔氏書傳而蔡氏
釋書則從鄭氏箋朱子與蔡氏手帖固在晚
年然鴉鳴詩註究未會改則居東云者未可
盡廢孔傳而朱子前後辨論未決今亦節錄
兩存以俟考焉

案孔傳以穆為敬據爾雅釋訓文也蔡傳誠
一而和同既推廣言之至如陳氏姚氏諸說
亦可參觀以盡穆卜之義耳

史乃冊節旨
此下四節皆告神之詞
案三王有五子之責于天蔡傳以武王為天
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此切對祖
父人鬼而言但于天之下須添如欲其死一
轉故疑有缺文也朱子平日論書及此則取
晁氏之說以五子之責如責其侍子之責此
切指天而言之蓋上帝之旁應有如侍子者
常服事之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也則
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二句緊相承接並無缺
文矣要之祖孫一氣天人一理能事三王即
可以事上帝理本相通正不必執一說以證
經耳

子仁節旨
此承以旦代某而言○夫旦何為而可代哉
乃命節旨
此承若爾三王而言○且三王何以當任保
護之責○命謂君師之命
公歸節旨

案金縢總論孔安國據大誥叙三監淮夷之
畔在周公相成王之初故以居東為東征又
據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故我之弗辟註曰辟法也此與幽風鴉鳴篇
詩序相合至鄭康成箋詩始讀辟為避而分
居東為二年東征為三年是紀年紀事參
差不齊矣宋子釋詩既從孔氏書傳而蔡氏
釋書則從鄭氏箋朱子與蔡氏手帖固在晚
年然鴉鳴詩註究未會改則居東云者未可
盡廢孔傳而朱子前後辨論未決今亦節錄
兩存以俟考焉

案孔傳以穆為敬據爾雅釋訓文也蔡傳誠
一而和同既推廣言之至如陳氏姚氏諸說
亦可參觀以盡穆卜之義耳

史乃冊節旨
此下四節皆告神之詞
案三王有五子之責于天蔡傳以武王為天
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此切對祖
父人鬼而言但于天之下須添如欲其死一
轉故疑有缺文也朱子平日論書及此則取
晁氏之說以五子之責如責其侍子之責此
切指天而言之蓋上帝之旁應有如侍子者
常服事之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也則
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二句緊相承接並無缺
文矣要之祖孫一氣天人一理能事三王即
可以事上帝理本相通正不必執一說以證
經耳

子仁節旨
此承以旦代某而言○夫旦何為而可代哉
乃命節旨
此承若爾三王而言○且三王何以當任保
護之責○命謂君師之命
公歸節旨

案金縢總論孔安國據大誥叙三監淮夷之
畔在周公相成王之初故以居東為東征又
據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故我之弗辟註曰辟法也此與幽風鴉鳴篇
詩序相合至鄭康成箋詩始讀辟為避而分
居東為二年東征為三年是紀年紀事參
差不齊矣宋子釋詩既從孔氏書傳而蔡氏
釋書則從鄭氏箋朱子與蔡氏手帖固在晚
年然鴉鳴詩註究未會改則居東云者未可
盡廢孔傳而朱子前後辨論未決今亦節錄
兩存以俟考焉

案孔傳以穆為敬據爾雅釋訓文也蔡傳誠
一而和同既推廣言之至如陳氏姚氏諸說
亦可參觀以盡穆卜之義耳

史乃冊節旨
此下四節皆告神之詞
案三王有五子之責于天蔡傳以武王為天
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此切對祖
父人鬼而言但于天之下須添如欲其死一
轉故疑有缺文也朱子平日論書及此則取
晁氏之說以五子之責如責其侍子之責此
切指天而言之蓋上帝之旁應有如侍子者
常服事之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也則
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二句緊相承接並無缺
文矣要之祖孫一氣天人一理能事三王即
可以事上帝理本相通正不必執一說以證
經耳

子仁節旨
此承以旦代某而言○夫旦何為而可代哉
乃命節旨
此承若爾三王而言○且三王何以當任保
護之責○命謂君師之命
公歸節旨

案金縢總論孔安國據大誥叙三監淮夷之
畔在周公相成王之初故以居東為東征又
據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故我之弗辟註曰辟法也此與幽風鴉鳴篇
詩序相合至鄭康成箋詩始讀辟為避而分
居東為二年東征為三年是紀年紀事參
差不齊矣宋子釋詩既從孔氏書傳而蔡氏
釋書則從鄭氏箋朱子與蔡氏手帖固在晚
年然鴉鳴詩註究未會改則居東云者未可
盡廢孔傳而朱子前後辨論未決今亦節錄
兩存以俟考焉

案孔傳以穆為敬據爾雅釋訓文也蔡傳誠
一而和同既推廣言之至如陳氏姚氏諸說
亦可參觀以盡穆卜之義耳

史乃冊節旨
此下四節皆告神之詞
案三王有五子之責于天蔡傳以武王為天
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此切對祖
父人鬼而言但于天之下須添如欲其死一
轉故疑有缺文也朱子平日論書及此則取
晁氏之說以五子之責如責其侍子之責此
切指天而言之蓋上帝之旁應有如侍子者
常服事之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也則
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二句緊相承接並無缺
文矣要之祖孫一氣天人一理能事三王即
可以事上帝理本相通正不必執一說以證
經耳

子仁節旨
此承以旦代某而言○夫旦何為而可代哉
乃命節旨
此承若爾三王而言○且三王何以當任保
護之責○命謂君師之命
公歸節旨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墀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

王季文王築土曰墀
除地曰墀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

之身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

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言武王受命于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
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使四方之民
無不敬畏者未可以死也故又歎息言三王不可
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賴以存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乃屏璧與

珪屏璧與珪言
不得事神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書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視言

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茲攸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瘞匱藏書之匱金
縢以金縢之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管叔名鮮羣弟蔡
叔度霍叔處也

刑之本也梓材
曰敬勞恤刑之
原也昔伏

召誥

編為天地形勝
之區據上游而

制六合其慮天
下也遠故曰宗

周明萬國所宗
也洛承天地沖

和之氣宅土中
而蒞四海其曰

天下也公故曰
成周明王道所

成也曠

召公營洛之始
事以基命越七

日而位成周公
畢洛之終事以

定命越十日而
不作周召規模

其敏如此林之
社曰新邑而郊

不言者郊在國
外社在國中

告天地不告廟
者觀洛誥太室

之禋十二月始
丞蓋其時宗廟

未成且在豐已
告故也陳經

舉侯甸男不及
采衛不以遠役

采也菜氏

此以下記周公居東之始終而此述其避之
之由也

周公乃告節旨

此公自敘避居之意蓋弗避則人心驚疑上
下易生嫌隙將譏誘得行其變故有不可勝

言者

居東節旨

斯得者遲詞也

秋大熟節旨

此敘得書之由

二公節旨

問是問其詳悉非詢果否勿敢言兼二意册

祝時雖知而不當言流言時欲言而又不

勤勞開說册祝請命亦在內

大誥全旨

此篇分六段首二節言已嗣先位則當念前

功而奉天威以致討甯王四節言東征之舉

決于卜吉爾庶邦君二節因其違卜而諭以

大義與卜之不可違爾惟三節言已體前人

以盡子道因言諸臣不肯救民為不盡臣道

肆哉二節誥以不知天命而因以天意自決

末節言已必于用卜之義

王若首節

此將伐武庚而示以不得不然之意○這哲

者哲雖天所命然人雖明理觀時以自造使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讀為避詩傳所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祭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謂公謂讓也是疑欲釋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

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

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

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新當作親言我小子其親迎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未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

孰王出親迎天乃反風

感應如此之速也

大誥三叔流言周公避位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

武庚畔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因以名篇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

嗣無疆大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天知命命也言我不為天

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洪大也言大思我幼冲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

能造明哲以導民于安康是人事且有未至而況言其能格天知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

敢聞于天降威用言予小子憂懼若涉淵水而必欲往求其事之有成務敷

賁以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以益大前王之基業

二苗不敘于虞
治為大同庶殷
不蔽于知迪康
泛言除殘去暴
暗舍伐武庚
意

已子節旨
此承上節而言
若涉二句承上
言恐不能造
哲迪康以格知
天命敷賁三句
正所以濟之
之道

案王氏之說以
用字屬下句朱
子嘗取之蔡
傳仍屬上句禮
則以二孔註疏
分明不欲更改
耳

甯王節旨
此將言伐殷卜
吉之事故先言
卜驗以見其
不可違○且天
威不閉亦以卜
之不違也

殷小腆節旨
此承上越茲蠹
而言見不容以
不伐也

今蠹節旨
此正言伐殷卜
吉之事○得人
得天不平歸
重卜吉上

肆子節旨
此舉告卜之詞
見己之不違卜
也○邇播臣
指武庚及其羣
臣

爾庶邦節旨
此述羣臣違卜
之言以起下意

肆子節旨
此承上艱大而
言深責邦君御
事之避事

二苗不敘于虞
治為大同庶殷
不蔽于知迪康
泛言除殘去暴
暗舍伐武庚
意
已子節旨
此承上節而言
若涉二句承上
言恐不能造
哲迪康以格知
天命敷賁三句
正所以濟之
之道
案王氏之說以
用字屬下句朱
子嘗取之蔡
傳仍屬上句禮
則以二孔註疏
分明不欲更改
耳
甯王節旨
此將言伐殷卜
吉之事故先言
卜驗以見其
不可違○且天
威不閉亦以卜
之不違也
殷小腆節旨
此承上越茲蠹
而言見不容以
不伐也
今蠹節旨
此正言伐殷卜
吉之事○得人
得天不平歸
重卜吉上
肆子節旨
此舉告卜之詞
見己之不違卜
也○邇播臣
指武庚及其羣
臣
爾庶邦節旨
此述羣臣違卜
之言以起下意
肆子節旨
此承上艱大而
言深責邦君御
事之避事

若此者所以不
忘武王之大功
也今武庚不靖
天固誅之于豈
敢閉抑天之威
命而不行討乎

甯王遺我大寶龜
紹天明命曰有
大艱于西土西
土人亦不靜越
茲蠹言

王遺我寶龜者
以其可以紹介
天命以定吉凶
曩嘗即龜所命
而其兆謂將
有大艱難之事
于西土西土之
人亦不安靜是
武庚未叛而龜
兆已預告矣
及茲果蠹蠢然
動其驗如此

殷小腆誣敢紀
其敘天降威知
我國有疵民不
康曰予復反鄙
我周邦言武

小厚之國乃敢
大紀其既亡之
緒是雖天降威
于殷然亦武庚
知我國
有二叔疵隳民
心不安故敢言
我將復彼業而
欲反鄙邑我周
邦也

今蠹今翼日民獻
有十夫予翼以
于救甯武圖功
我有大事休朕
卜并吉言

武庚固蠹動矣
今之明日民之
賢者十夫輔我
以往撫定商邦
而繼嗣
武王所圖之功
然我所以知有
戎事休美者以
朕卜三龜而并
吉也

肆子告我友邦
君越尹氏庶士
御事曰予得吉
卜予惟以爾庶
邦于伐殷連播

臣爾庶邦君越
庶士御事罔不
反曰艱大民不
靜亦惟在王宮
邦君室越予小
子

考翼不可征王
害不違卜言不
靜雖由武庚然
亦在于王之宮
邦君之室三叔
啟讟而已越我
小子與父老敬
事者
皆謂不可征王
易不違卜而勿
征乎

肆子冲人承思
艱曰嗚呼允蠹
鯨寡哀哉予造
天役遺大投艱
于朕身越予冲
人

不叩自恤義爾
邦君越爾多士
尹氏御事綏予
曰無愆于恤不
可不成乃甯

考圖功言四國
蠹動害及寡深
可哀也然我之
所為皆天之所
役使今日
義言之爾邦君
與眾當安我曰
無勞
于憂誠不可不
成武王所圖之功也

肆子冲人承思
艱曰嗚呼允蠹
鯨寡哀哉予造
天役遺大投艱
于朕身越予冲
人
不叩自恤義爾
邦君越爾多士
尹氏御事綏予
曰無愆于恤不
可不成乃甯
考圖功言四國
蠹動害及寡深
可哀也然我之
所為皆天之所
役使今日
義言之爾邦君
與眾當安我曰
無勞
于憂誠不可不
成武王所圖之功也

伊尹告太甲于元祀曰嗣厥德罔不在初召公告成王于復辟曰嗣若功王乃初服禮始之義也

自貽哲命命在我也天其命哲命在天也陳棟天無心以民為心故受天永命所以祈以實不奉幣曰能惟大

洛誥

鎬得洛為夾輔實四方和會之區洛無鎬為屏藩乃四面受敵之地夫子登秦誓于周書降王風為列國見東遷之失在後人非周召營洛之過也陳經

周公于成王呼沖子呼孺子者意曰明辟日新辟者見老臣期望之心數時洛稱師者民惟邦本得眾則得

此承上考翼不可征之言呼舊臣而告曰天意見不可不修武功也○丕克二句一讀下極卒攸終攸畢分三段三字與三天字相應言天欲如此子不得不知此也○圖事是弔民伐罪之事以所行言圖功指承清大定之功以已成言休即受敷命之休美

王曰節旨

上節原天意以君道自任此節推人事以子道自任總見已不可不伐武庚以終武功也武庚之伐不特天意當然即人事亦有不

王曰節旨

若兄節旨

上節以子道自責此以臣道責臣言不可不輔已救民以終武功也兄考喻武王友喻四國子喻百姓民養喻邦君御事○且爾亦知

王曰節旨

若兄節旨

上節以子道自責此以臣道責臣言不可不輔已救民以終武功也兄考喻武王友喻四國子喻百姓民養喻邦君御事○且爾亦知

王曰節旨

若兄節旨

上節以子道自責此以臣道責臣言不可不輔已救民以終武功也兄考喻武王友喻四國子喻百姓民養喻邦君御事○且爾亦知

王曰節旨

若兄節旨

上節以子道自責此以臣道責臣言不可不輔已救民以終武功也兄考喻武王友喻四國子喻百姓民養喻邦君御事○且爾亦知

王曰節旨

若兄節旨

上節以子道自責此以臣道責臣言不可不輔已救民以終武功也兄考喻武王友喻四國子喻百姓民養喻邦君御事○且爾亦知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甯王興我小邦周甯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帝命伐之也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為吉況亦惟卜是用因歎息言天之明命亦甚可畏今茲欲輔成我不丕其業

其可違卜乎

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甯王若勤哉天闕遂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甯人

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感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

爾惟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今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故我今大化其圖滯誘其順從于友邦君也况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不于此甯人而圖功所終乎且天亦惟以四國蠢動之故勤勞憂慮我民使我速誅滅之如人有疾必急治之我曷敢不于前甯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

甯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種厥考冀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其肆予曷敢不越叩救

甯王大命

昔我之欲往我亦知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但以武王定天下立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構肯種而延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天命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

甯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種厥考冀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其肆予曷敢不越叩救

甯王大命

昔我之欲往我亦知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但以武王定天下立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構肯種而延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天命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

甯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種厥考冀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其肆予曷敢不越叩救

甯王大命

昔我之欲往我亦知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但以武王定天下立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構肯種而延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天命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

甯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種厥考冀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其肆予曷敢不越叩救

甯王大命

昔我之欲往我亦知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但以武王定天下立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構肯種而延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天命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

甯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種厥考冀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其肆予曷敢不越叩救

甯王大命

昔我之欲往我亦知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但以武王定天下立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構肯種而延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天命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

甯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種厥考冀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其肆予曷敢不越叩救

甯王大命

昔我之欲往我亦知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但以武王定天下立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構肯種而延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天命乎

國也吳晉

民患之當救乎

卜宅乃太保事
而召云我卜者
周公同心也
貞于時為冬萬
物之所成也云
其貞者其相與
有成之意乎
論功莫先于宗
言宗則凡功臣
可得而敘報功
莫重于祀言祀
則凡應賞可得
而推其祖諱
秩無文者所以
仁鬼神祀功宗
者所以勸忠義
陳經

此反覆明已用卜之故以終詰告之詞
予曷節言
上責羣臣不知天命此則言己當順天命也
爾不知天命我則不敢不奉天命

渾厚者失之開
允英武者失之
操切以明作勸
其精神以厚嗣
大養其度量周
之治體也
大詰以安天下
言故稱武為爵
王浴誥以撥亂
亂言故稱武為
正父
曰撫事如予曰
周不若予周公
一以身教也

微子之命節言
通篇以首節為主嗚呼二節詳崇德象賢之
意欽哉二節詳統承五句之意
案蔡傳以微子封宋為成王時事與書序及
史記相合觀經文肅建兩于上公尹茲東夏
自是始封就國之體或謂武王封微子于宋
者據樂記言武王下車投殷之後于宋是也
但記者特詳于論樂不似書序史記專論微
子時事始末備悉故陳皓集說云殷後不曰
封而曰投者舉而徙置之辭然封微子于宋
在成王時此特歷敘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
言之耳則亦以蔡氏書傳為斷也
王若首節言
統承二句申對下實王家作二事看禮如等

王曰嗚呼肆哉爾康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越天棐
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
天命不易
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于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矧今武王死天降
禍于周有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于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
商亦不知天命
之不可遠越矣

予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敵天亦惟休于前甯人
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
敵乎我之終敵亦天惟欲休美于前甯人也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甯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
不僭卜陳惟若茲
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甯人之功當有指
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
不僭差卜之所陳蓋若此

微子之命
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
宋以奉湯祀史錄其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實于王家與國
威休永世無窮
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
子象先聖之賢而奉其祀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
時德垂後裔
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功加于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享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日篤不忘上帝時歆
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愆道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之道也恪
慎肅恭指微子之實德而言日篤不忘

書經精義

周書

上四

福業

伊尹復政厥辟

遂告歸周公復

子明辟仍留洛

者太甲時天下

父安成王時頑

民未靖也

武王以明德誥

康叔故曰丕顯

考文王周公以

承保勉成王故

曰光烈考武王

林之奇

美允恭舜温恭
文懿恭人君之
治天下未有不
本于恭者故周
公曰宏厥恭林
之奇

威制度物如車旗服色

嗚呼乃祖節旨

此崇德之意齊無不敬聖無不通廣而周偏
淵而靜深舉湯德之全體而言下得天安民
濟時裕後正著其德之盛處不可作效看
後裔含微子在內

爾惟節旨

此象賢之意○然裔能象之者惟爾

言我念汝德日厚而不忘也宋
毫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德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

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

慮有僭越之
失故戒之也
潛起以字承
數訓率常來

此歷戒勉之以盡職也○訓即五常之訓典常即服命之典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此飭遺就國之詞

書經備言四卷終

器是也然經書拒豎二酋公不敢宿况敢僭天子禮樂乎春秋于魯郊禘寓微詞周公之衰也魯時禘禮周公制禮而禘祭必書王在者非天子不讓禮也前書記功宗此書大禘祭即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禘之謂禘祭也

多士

序言頑民以賤之者愧之也經言商王士以貴之者勸之也商士不曰受命曰佑命原天與周之心不曰革命曰勅命見周取商之正綱商已革命而云天邑者不殺其舊仁之至也周已受命而云小國者不諱其舊誠之至也再諫戒罔逸周公陳無逸茲云上帝引逸何也逸者其理不逸者其心有求逸之心必無獲逸之理故多方曰有夏誕厥逸多士曰有夏不適逸經殷賢聖之君六七作今無逸祇敘三宗神廟若夷單稱五王成湯大武王太王要皆緒舉之者也至酒誥曰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長相多方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明德慎刑具見殷世有哲王獨惜阿衡陳戒之後即次盤庚中間書解闕畧也紂克誥曰盛祀謹之至也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刑具見殷世有哲王獨惜阿衡陳戒之後即次盤庚中間書解闕畧也紂克誥曰盛祀謹之至也多士曰值祀憂之深也成湯對銅京言則為東所謂東國洛大相東土是也洛對紂都言則為西所謂遷居西爾是也解經無重書曰字例惟多士多方兩篇則書王曰又曰正見惓惓斯民之義語誠已畢尚有餘情也疏

無逸

成王之世咸以東征為定亂之本不知此特治之末流耳無逸者治之源也召公以敬語于前周公以逸戒于後不如是不足以為周召公疏子苟弱于情狀轉以為老成未過乃逸數言由盡世惡王道誠不外人情也紂聖人立命之學論理不論數類端之死不為天盜踰之生不為壽三宗享國之承又數之適與理合者也疏洪範五福其一曰壽天保為報上之詩而曰如南山之壽召公對揚王休而曰天子萬壽古人臣愛君之意恒以壽期然而憂勤者壽逸豫者夭何也人之一心操則存舍則亡不易之理也林疏不讀立政不知文王罔攸兼于獄慎言之逸不讀無逸不知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晷之勤疏遊田于文王不曰不為而曰不取者敬之心也于嗣王不曰無有而曰無淫者節之意也紂天酌酒何以稱德德有凶有吉也疏

君奭

召公封燕留王朝為保故稱君君奭乃召公名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疏秦誓曰子有亂臣十人何是篇獨稱四人公所舉皆世臣舊德文武時不及太公猶武丁世不及傅說也紂大臣翊王如耕之有耦故于王曰偶大臣輔命如車之有馭故于命曰乘紂文曰見管武曰惟冒周公曰丕冒治功一慮不被聖心總歎然難安也疏

蔡仲之命

微子之命其詞溫厚蔡仲之命其詞嚴厲何也微本賢且于周為賓仲則英年任事大其懲創又戒其紛更故以聰視明聽並訓焉陳疏疏鴟鴞詩言既取我子明管叔先伏誅非公推刃也破斧王法也棠棣私情也夫子並存非公誅叔也疏管為罪魁則誅之霍不絕其身蔡不絕其子恩與義又並行不悖焉疏叔未沒以仲為卿叔既沒以仲為侯友于之誼也紂舜命禹未嘗戒以繇周公命微子未嘗戒以武庚今命蔡仲而舉其父者于越人疏之于兄戚之也疏傳疏虺語曰慎厥終惟其始圖終之道當謹于始也蔡仲之命曰慎厥初惟厥終謹始之道貴圖其終也疏

多方

多士獨告殷民故其詞畧多方編告庶邦故其詞詳疏多士曰朕來自奄奄三年伏誅五十國之最勤者也奄數年復叛八百侯之最頑者也紂經于民主既言天求又言民簡天無心以民之心為心民所簡即天所求也紂既言不以多方享命又云以爾多方圖命天命可享不可圖惟其圖之乃不克享之矣疏多士言靈承于旅二民承君者也君子民亦曰承者民可近不可下也紂多士稱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出之于下皆怨言也多方稱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出之于上皆恩命也紂王者豈以刑賞為勸懲云介賚者皆天之所畀也云離迷者皆天之所罰也恩威自天公何谷心哉疏

治不本無逸之意則立政為絕筆之書厥常伯常任準人爲三宅周禮不列其官意即公卿輔相之別名如保衡阿衡圻父農父厥職知後周公不復納諫豈是篇爲絕筆之書歟常伯常任準人爲三宅周禮不列其官意即公卿輔相之別名如保衡阿衡圻父農父厥職知人其難舉以戒萬知恤者鮮公以曷王探本之論也林之賢臣以人事古者即揚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證林林之宅心者治之原周及顧俊經三宅以位言三事以職言三俊以德言其實一也宅俊必先丕式者即揚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證林林之宅心者治之原周彼兼者政之體上必無爲而用天下斯下得有爲以爲天下用君臣之分然也孫如士則克宅之人與位稱克由釋之表與裏符同土戎兵之詰似啟人主好大喜功之漸不知後世銷兵乃以召兵兵先王治兵正以弭兵軍伍藏于井甸戰陣講于蒐獮威畧寓于巡狩會同諫之卦詞曰利用侵伐蓋寓自強之意于謙抑中亦有備無患之義也陸行謀申君子修之吉故曰吉士大道行其常故曰常人繼蘇公之長國在式敬由猷苗民之絕世在慮用五刑所以著民命之重也

周官

自大誥以迄立政未有以周稱者惟設官分職爲昭代大典故以周官名其篇以周王大其統職稱萬邦者言爲天下君非實有此數也稱侯甸者舉近遠也序但言滅淮夷云四征者大言之也陸前疏孔周禮分列九服書但曰六服羣辟何也豈夷鎮蕃四服羈縻之而已合畿內稱六服詳內而畧外也趙衰秦之極則復于陸濟之極則肅其首制治保邦不于其末而于其極則無及矣陸唐虞官百稱稽古者唐虞前官制略可類推非待鄭子紀之也陸舜命九官至商立爲入政周合爲六典大綱皆出于一所增特其屬耳故官百者不見之具咸甯而已官倍者不見滋獲用父而已申時天賦唐虞夏商相繼不應官制懸殊若是或其時達于天子者百人所謂知不偏物也周禮設官極多大綱祇在三宅其他文王亦周知焉天子而預銓曹世之變也諫明王立政惟其人爲政在人也小子訓官勤于德取人以身也懋董正治官史臣所紀之詞也訓迪厥官成王自命之詞也雖三公之策而非其屬官故曰孤濊三公不言躬者坐而論道在格君心耳不勞其身所以尊之也禮士周以三公兼六卿如顧命召公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是也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皆以公兼卿也春秋書周公又以卿兼公也陸前疏孔流荒之後莫急于奠民居故禹以司空領九官之首承平之世莫重于與官計故周以冢宰冠六卿之先陸前疏孔六卿各有職掌而冢宰宗伯不言司宰以五卿之事爲專司也禮莫大于祭祀鬼神非人所得主也經養稱司徒而曰邦教樂諫宗伯而曰邦禮從其重者言也上下不司宰以五卿之事爲專司也禮莫大于祭祀鬼神非人所得六官皆邦政而軍政謂之政者無事則兵寓于農爲政所自出有事則正其不正政者正也禮莫大于祭祀鬼神非人所得不曰與地利而曰時地利地利隨時興廢也陸前疏孔四征以攘外也而百官董正即以嚴內治之修六卿以治內也而九牧阜成即以樹外藩之倡前言六服羣辟此言五服何也六服兼王畿言畿內不在朝之列也陸大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周官曰無以利口罔命曰無以巧言商周家法彼此同揆者也陸思危與患失相似而實不同思危者以寵利爲憂患失者以寵利爲樂

君陳

君陳臣名與君爽君牙同或謂君陳周公次子伯禽弟陸前疏孔伯禽君陳皆與成王同學伯禽就封于魯繼公之定奄君陳尹茲東郊繼公之治咨新王命君陳曰懋昭周公之訓再曰式時周公訓訓三日宏周公不訓以商民所懷之德治商民俾民戴君陳如戴周公焉狂與益稱至誠感神歸之惟德公稱感于神明歸之明德明可格幽沉于人乎益與周公之意一也雖周公告成王曰明作有功悼大成裕嚴中有寬也成王告君陳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中有嚴也張若慈疾則絕之已甚適堅其爲惡之心求備則責之太詳適阻其爲善之意解纆康詒慎獄勉以敬典君陳止辟亦勉以敬典周之治般皆以德也人君不言福成王之膺受多福康王之承膺多福均以殷民不變爲福也天保爲報上受福之詩歸之羣黎偏德即此意也君陳以令德孝恭始以敬典在德終取之以實期之亦以實焉

呂刑

或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末年乃為此權術以飲民財夫子錄呂刑以示戒也然世衰則情僞繁人老則閱歷熟穆王作書紀年曰天德曰三德曰德威德明一以德為刑之本曰中聽兩辭曰成庶中正曰成中有慶一以中為刑之用且其言曰惟訖于富則又非沾沾飲財而富者獨生貧者獨坐也錄蔡汝曰而奇周書未有不盛稱先烈者即君牙伯冏亦追述文武成康獨呂刑無之豈覺荒忘其祖歟抑刑罰之設未敢誣我先王歟狂書之始有帝舜命刑言約而義賅盛世之刑也書之終有穆王訓刑詞繁而律備衰世之刑也桓德之香升而為馨刑之穢發而為腥語謂九黎亂德人神雜揉顛頊令重黎典職天地分司俾無侵覆三苗之亂再申舊命神祇獄瀆各有等差敬鬼神而不為鬼神所惑是乃絕也經曰天不日天地者天與民隔妖之與恒自民始之也大抵閭巷之情無所控告不得聽命于神而鬼神不來或偶著靈爽于人聞曰賞罰之柄移之冥漠中而畏明刑恒不如畏陰譴家為也史民積齊盟紛紛起心而息邪說又以槩常為絕浪勢之本人心不正雖安氣實則邪氣不得不常道明則左道無自入夫子語不及神怪教不越中庸正人而息邪說又以槩常為絕浪勢之本人心不正雖安飽不可為人故三后獨先伯夷天失禮斯入刑禮乃刑之本也故播刑不曰臯陶曰伯夷沈煉用刑心法舜臯陶曰欽曰中周禮大司徒以刑教中司刑曰斷中士師曰受中小司寇曰登中以中用刑即所謂敬也篇中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克天德作元命祇此二字齊與伯夷降典宜禮不言刑而乃曰折民惟刑齊之以禮也臯陶制刑宜言刑不言德而乃曰以教祗德道之以德也德禮刑原是一貫後人以刑為刑德禮遂與刑判矣天兵以恭行天罰謂之天吏刑乃具嚴天威謂之天牧棘棘古人因情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自兩造以迄五過聽之既詳而公斷之又審而當刑之所以為祥也棘棘古人因情求法故有不可入別其辭也察辭于差者察其辭之差別也棘對折之獄為兩造一而之辭為單棘棘古人因情求法故有不可入不善故曰嘉刑刑之設糾不善以保善故曰祥刑棘棘古人因情求法故有不可入

文侯之命

書自文侯之命後無復王者詔命平權錫命文侯具見天子之權焉然援引文武其辭膚欲自諱喪亂其情屈欲張大文侯其辭窮又稱臣不以名而以字不伯父而父之祖之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也夫子存之或如變雅之召旻錄此以稽世變歟棘棘古人因情求法故有不可入戴天之難之重于國家也曰罔或壽考俊是不知反身之強之倍于耆俊也曰永綏在位是不知東遷以後之變故方輿也由茲以上為文武為成康由茲以下為春秋為戰國世道升降之交于斯可見棘棘古人因情求法故有不可入魯一占林之君臣之間苟安不振曰歸甯爾邦兵已罷矣曰資爾秬鬯弓矢功已報矣曰柔遠能邇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王室無復事矣文侯一命書之終春秋之始也孔子錄文侯之命于書錄揚水于詩其旨微矣棘棘古人因情求法故有不可入

秦誓

春秋罪穆公之濫非主于懲惡其詞嚴書取穆公之悔過主于勸善其詞恕平王之詩儕于列國而車鄰附見焉平王之書續以列國而秦誓附見焉周室不振良可慨已夏書終允征商書終戡黎周書終秦誓其旨一也故魯有頌而詩絕秦有誓而書亡棘棘古人因情求法故有不可入何王述熄而伯圖與微晉周其喪弗矣存晉所以存周也錄費誓何也望魯也文武不作東周可為故以此望之也錄秦誓何也穆公據有

岐豐文武成康之澤其替乎所以做周也若謂秦將繼周故錄其書以續帝王之後此 緯之說君子不道也 參禹極王柏說

補編 堯典

以日宵之中立二分以永短之極立二至分至定期四時節候皆不差矣 疑 堯以濟時為急故不輕棄不才之臣以知人為難故不經信一己之見 疑

堯典命羲和數語足賅小正月令諸書舜典在璿璣一言可括大撓天文諸旨 疑 堯豈不知舜必待吞岳而師錫舜豈不知禹必俟詢謀之僉同皆付之公論而我無與也 參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詔受之際一言而三卦具焉伯益已深于易干羽之舞七旬而有苗格焉伯益又深于兵 陳際泰

皋陶謨

寬柔擾三者即洪範柔克也惑亂直三者即洪範正直也簡剛強三者即洪範剛克也洪範三德指君言故先剛後柔皋陶謨九德指臣言故先柔後剛 王立夫

益稷

州十三師卽十二牧以其養民謂之牧以為民表謂之師 王充 五

禹貢

禹由豫而梁自東向西也故黑水叙于華陽之下由梁而雍自南向北也故黑水叙于西河之先 孔穎達

甘誓

甘誓湯誓泰誓皆言戮獨禹誓師但云一乃心力其克有勲而不言戮者古軍刑惟施于戰未戰不之用也 林之奇

五子之歌

御母者五子之奇計以母后之命廢之所以成朝廷之尊而後邪謀奪作歌者亦五子之奇計以哀痛之辭傳之卽以當罪己之詔而後取 怨消 陳際泰

允征

玩日食月朔之意允侯之託語甚微玩渠魁脅從之詞羲和之造謀已著 陳際泰

湯誓

桀之罪不浮于紂故其身不登大亂之數湯之事更白于武故其後因無多方之擾 陳際泰

仲虺之誥

虺誥言天者大見湯之伐夏非以利己也然虺慮懃德既釋滿志或生故始則美其奉若終後警以承保不然則近諛矣 陳際泰

湯誥

曰帝曰衷曰性中庸之宗旨已發而子思似接其傳曰虎曰冰曰淵戰兢之韻致宛然而詩人特襲其語 陳際泰

伊訓

外丙仲壬之立見于史記而竹書所載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卽位二年崩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卽位四年崩 確鑿可據書云嗣于先王者外丙以上之通稱又云奉嗣王祇見厥祖者蓋為伊尹將明言成湯之德以訓嗣王故特鄭重言之耳若果湯崩而太甲立湯猶在殯則殯宮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殯側何待于祇見且曰烈祖則廟號已定其非殯宮可知觀伊訓書法太甲之為嗣仲壬益無疑矣

外丙仲壬之立見于史記而竹書所載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卽位二年崩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卽位四年崩 確鑿可據書云嗣于先王者外丙以上之通稱又云奉嗣王祇見厥祖者蓋為伊尹將明言成湯之德以訓嗣王故特鄭重言之耳若果湯崩而太甲立湯猶在殯則殯宮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殯側何待于祇見且曰烈祖則廟號已定其非殯宮可知觀伊訓書法太甲之為嗣仲壬益無疑矣

與書中說
太甲

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以義理垂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形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王應麟

伊尹告歸明知非其時所以安太甲之心其謝弗狎之迹乎周公明農明知非其事所以安成王之心其釋不利之疑乎陳際泰

大家以救民遷徙之勞為積德盤庚以致民安阜之實為積德傲康險虜所以破其隱祖父鬼神所以動其心陳際泰

甘盤必為亮陰之冢宰而遽奪其權非夢無以神其事甘盤已為舊邸之師臣而遽易之新非帝無以折其心陳際泰

武丁舉傅說伐鬼方而商道中興有特廟焉前代無有稱高宗者其有廟號自高宗助也然彤日豐昵獨祖已訓諫豈是時傳說已不在歟陳際泰

西伯戲黎陳際泰

三仁非濟亂之時故坐視西伯之成而不能止獨夫有蓋世之氣故蔑視戡黎之事而不之怖陳際泰

篇中歷叙股紂將亡各謀自處絕無一語為紂謀豈其忘君自私哉知其無如何而商及靖獻之策三仁不得已之苦衷也錢時

曰命我文考曰受命文考文豈真有此命哉順天應人繼述之大雖讓善于親不以為誣焉蔡榮沈薛季宣說

泰誓上篇告友邦冢君自稱曰予小子發牧誓告外藩亦自稱今予發至泰誓中下篇告西土則皆不名詞義原有辨也職功多厚賞前誓

周師曰癸巳迄戊午始至孟津自戊午迄癸亥即至商郊一遲一速疑出奇制勝是大不然或者渡河之先如告山川誓誓后之類畧稽時

日倘謂渡河後浸迫商郊經何以書俟天休命也錢時

天不愛其道不得以其父之故而不授禹箕子不愛其道不得以其君之故而不授武陳際泰

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權故惟辟作福威陳際泰

異而風雨隨陳際泰

篇中曰陪德曰惟德曰盛德曰喪德曰累德皆以慎德推廣其義狎侮者貶德之原勤者慎德之本也陳際泰

周公穆卜之請可拒而拒之懼搖人心也固見忠臣之思周公身代之書不必藏而藏之先為己地也似涉智士之譎陳際泰

大艱不靖其兆已驗于前戒商必克其兆必徵于後所以信大事之必休耳陳際泰

微子之命

宋之後有襄公王者之後降為霸而不成為霸其道降宋之後有孔子神明之後選為聖而有加乎聖其道升棘際康誥一篇以敬哉始以敬典終敬實修身治國之本化殷民亦即規周德歟棘際樹唐虞夏商以來言明德者屢矣未有言新民者明德新民對言自康誥始大學之祖也棘際

誥酒誥作于商俗淫涵之時至後賓筵諸詩作自衛武能世守其訓者矣史新

易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即懷為夾之義也王熹

旅焚告武王首言慎德召誥告成王專言敬德敬即慎也慎德曰勤敬德曰疾老臣策勵之意後先一轍焉錢時

朋不惟臣而君亦忌朋然君之朋特起于念之偶偏施之畧厚而一時窺意旨驚聲氣者隨之始則釋回以亂名實繼且因黨以樹聲援小之希寵倖恩大之竊權作福引之甚易絕之最難若火始然莫可遏也惟在恩不吝施賞無濫及斯功宗之道得而朋比之私絕焉餘大常武篇文侯之命皆言桓桓一旨洛誥言二首者成王即命公禋于文武也林之奇

不貳適者謂周不貳于帝即詩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也惟我道者謂殷難貳于周即詩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是也蔡汝

無逸君爽以農起故后稷之後而為文王之康田周世以農訓故幽風之後而為無逸之稼穡棘際秦

日永孚于休竟以天為福己矣日終出不祥直以天為禍己矣兩不敢知見福自我迓禍自我彌也呂祖謙

蔡仲改行即引而親之見公藹然于猶子之愛蔡仲葢愆即言而用之見公蹇然于三叔之刑棘際秦

多方立政篇言勸者七見治天下非可力驅非可術馭惟勸化其民俾有欣欣鼓舞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呂祖謙

文之宅心即禹之安止曰惟克曰乃克曰以克又即禹謨惟帝時克意也書解

古之官已百唐虞特從而稽之不紀于遠而紀于近猶有襄黃之遺堯舜之官已百夏商特從而倍之不惟其官而惟其人不失唐虞之治棘際

君陳願命有善不為己出而歸之君成王受善不為己出而歸之臣斯即唐虞都俞之風非貪人之功以為美也張居正

於惡玉凡之言見明王慎終之學于逆子釗之事見大臣持變之心棘際秦

康王之誥

康王之誥

羣臣以賞罰定功告王明君道之大用也王以文武至仁諸臣明君道之大本也陳經

畢命

寓恩意于旌別之中不失之暴戾故曰保嚴品節于旌別之際不失之姑息故曰釐申時行

君牙

君陳以孝友出居東夏君牙以公族入為司徒陳際泰

問命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即孟子謂求放心是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即孟子謂格君心是王應麟

呂刑

刑之迪謂禮也禮以啟迪于刑之先故謂降典為播刑之迪王樵

文侯之命

文侯非有方叔召虎之功故子嘉者不過修捍于艱耳平王亦但知有我者矣董鼎

費誓

淮夷周初之扈也伯禽周初之啟也陳際泰

秦誓

詩終幽風聖人之望殷書終秦誓聖人之意微陳際泰

為歷官當知敬
天勤民之道使
難測然有其自
然之迹可以推
算考驗須敬以
順之不可參以
穿鑿之私也夫
天不可見見於
日月星次將推
天之象器推觀
日月運行之度
敷考驗星辰布
列之位矣不使
一毫差錯然後
造為歷書一司
敬謹授之有司
頒行天下使天
下之下皆知及
時耕種庶不失
先後早晚之宜
也歷是天文之
書所以紀其行
度者當布算以
歸其實積分以
是窺天之器所
以觀其轉運者
如設璣以載其
數置管以窺其
行是也上是敬
天是也勤民
○寅賓出日平

德之得于天而化極其遠相近說下總見造
周積累之有素也○明德蕙罰之實何如○
顯民總承人民好上慎刑來○區夏就本國
人說一二邦就隣國人說西土就一方說厥
邦厥民就天下說肇造以修枯胥時欽俱以
慕德畏威入講一步獨一步相推看但不可
作顯民之實○滅殷本武王事○文王若受
天命自文王始也

此欲康叔博學以明德也有務崇之之意故
於當代以至近代遠代皆欲其考求之也今
民二字貫至康保民祇通句虛下紹開正其
實此句是近述之今在敷求至康保民是遠
稽之古自祇通至則求步步深看所謂博學
也俱重明德上治民帶說弘于天句總承近
述重明德上治民帶說弘于天句總承近
述重明德上治民帶說弘于天句總承近
述重明德上治民帶說弘于天句總承近

汝念哉節旨
○寅賓出日平
來不着力亦不可全在治民上說只是言誠
中形外凡帝王君相之道揆取諸身而裕如

乃寡兒最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為德著於民用肇造
我區夏及一二友邦所以修治至盡西土之人枯之如父宵之如天明德昭
升闔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登滅大股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
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此東土也
明德慎罰之實何如蓋我文王小心翼翼無人不愛雖以寡之易忽亦不
敢侮而忽之於是德且慎罰而不敢忽非過縱而威亦不過嚴而用其威
而刑期無刑罰之慎者至矣斯亦豈欲於譽於世乎而明慎之至德威自顯
著於斯世惟其如是用能始為西伯而肇造我區夏王業之興皆基於此而
起視其治則及我一二邦之遠亦皆懷保惠鮮漸以修治即西土之近亦估
之如父宵之如天而懷德畏威不特向化已也感人如此是故其德之明合
上天懷德之心其謂之慎合上天好生之志所以於上帝帝亦休而美之
乃大命文王登滅大股大受其命天下之命遂化及天下萬邦萬民莫不聞
風興起仰其德而思化畏其威而知服莫不各得其理焉文王之積累如此
肆汝寡兒亦用勉勵以昭明德慎罰之志故汝小子封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通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
用保父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
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聞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欲心處心
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武王既欲康行文王之德言也欲心處心
先哲王又大遠思惟商考成人也則武王近述諸文考又欲心處心
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也弘者廓而大之天哲理之從出言康叔博學以
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眾理該通此心之天理始成廓而有餘用若是
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王曰嗚呼封汝告汝以文王明德之事汝當念之
斯能不廢在王之命矣王曰嗚呼封汝告汝以文王明德之事汝當念之
已我文考所以治民者本致勉之學致不已之功而已德既明於化民之德而
深愛德之誠於以恤民者本致勉之學致不已之功而已德既明於化民之德而
是惟繼其所聞而衣被此德言於當躬將尊其所聞者即行其所知庶有以
繼文考之明德以治世焉然近考於今者尤當博稽於古汝往而之國乃商

此下明德也通述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
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欲心處心
也武王既欲康行文王之德言也欲心處心
也則武王近述諸文考又欲心處心
也弘者廓而大之天哲理之從出言康叔博學以
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眾理該通此心之天理始成廓而有餘用若是
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王曰嗚呼封汝告汝以文王明德之事汝當念之
斯能不廢在王之命矣王曰嗚呼封汝告汝以文王明德之事汝當念之
已我文考所以治民者本致勉之學致不已之功而已德既明於化民之德而
深愛德之誠於以恤民者本致勉之學致不已之功而已德既明於化民之德而
是惟繼其所聞而衣被此德言於當躬將尊其所聞者即行其所知庶有以
繼文考之明德以治世焉然近考於今者尤當博稽於古汝往而之國乃商

○寅賓出日平
來不着力亦不可全在治民上說只是言誠
中形外凡帝王君相之道揆取諸身而裕如

秩束作
應法既成猶恐
推步有差於是
命義仲居烟表
東表之地於春
分日出之時敬
禮而賓接之以
驗日影果出於
卯時否凡春月
歲功方興所當
起作之事雖載
歷書猶恐其平
時失事故均平
周徧秩序其先
後頒之有司以
授於民觀其所
作之事果當於
所定之時否也
上言測天時下
言審人事

意註心廣體胖正言裕也○天民不平以天
形民重民一邊

惴惴節旨
此承明德治民來而原民之難保以見不可
不明德以治之也通節重敬字惴惴二句可
以治民之當敬天畏古語又見不可不敬之
三句正敬之實未畏古語不入明德事至末方
以保民也○引古四句不入明德事至末方
繳上意

已汝節旨
此告以明德之終弘王應保一直下本上二
節意講宅命新民二句平看俱跟應保來民
指殷民○然明德不至於新民亦明之未至
也○一說宅命新民依註倒下重新民句與
上二節應亦好

敬民節旨
此節乃謹罰之始事獨以情罪之不相合者
言蓋舉權變之法以包經常法也○此下十
二節勉康叔謹罰也敬民二字重看下皆敬
明之實人有乃有活看是或有如此者

王曰嗚呼小子封惴惴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
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天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也天命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
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之國推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
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天亦不在小通節重敬字惴惴二句是告
惟在順理不順理勉於行與不勉於行耳
推當敬之意往盡三句正敬之實
末引古語以見不可不以敬保民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保之不失其所以助王
安定天下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
也試思汝之事果何在乎惟在廣上德意凡保
調和保安此殷民以化其強梗不順之習斯職
日不在斯明殷民安天命亦與俱安汝亦惟助
也況民之歸周商俗雖已小變然舊染未能盡
心而向化焉此乃為明德
之終也汝小子封其勉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罪人有小罪非青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
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聞也式用適
遇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故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不可不殺
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悞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

之故地也賢聖之君六七作皆能明德以保乂者必於其地廣而求之以為
保治其民之準然聖賢之君必有奇成人為之佐如伊傅諸臣亦皆能明德
以訓民者必大遠思之取古人之明德以為之慮心積慮而知所以訓戒其民
焉且此特近代耳又當則古先哲王若堯舜禹湯皆明德以康保夫民皆
惟於其大經大法得於所聞即由而行之用以康安保全以移民風易民俗
焉果其近述遠稽則理之原於天者得之於心而廣大無涯如是則左右逢
源光輝發越心廣體胖裕可知也而出
身加民庶不廢明德治民之天命矣

陽中萬物以生
以授於民春為
序之類均平而秩
之類均平而秩
以授於民春為
陽中萬物以生
秋為萬物以生
以成故曰平秩
○允釐百工庶
績咸熙
歷既成而頒行
天下以此信治

康誥

百官使百官有所遵守凡東作西成南說朔易以及慶賞刑威無不以時舉行則庶事自然熙明矣聞法所係之重如此允釐有責成意有按時修舉意

○重華協于帝此史臣贊舜之詞也彼德曰安安行曰允克堯德固光昭矣然莫為之後非重也乃堯有一非協也乃堯有一非舜又有是以舜之德質之堯而無不脗合矣所謂協于帝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堯將禪位於舜先其才德何如觀其才德何如夫五典闢朝廷風化舜承命為司徒敬慎寬美敷布五典以玄德行鼓舞之機由是父子從其親君臣從其義

非汝封節旨
此戒其狗已之私亦謹罰中事也殺是刑之大者則刑是刑之小者○抑刑罰之用非所以狗已也

有叙節旨
此言謹罰足以化民見不可不敬明也若有疾二句指民之故為不善者若保赤子二句指民之無知犯法者○有叙本上節意講明服二字申此服是我去服他到勸懲和方是人無不服

外事節旨
此欲其以殷法治殷民亦謹罰事○已固不可拘而示法于人尤當有所準○時臬即指殷法官

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謂此乃謹罰之始敬明句是綱領敬則必是乃不可殺所謂有過無大也
而精察於聽言之際也下二項正敬明處上一項刑放無小不使奸人幸免也下一項有過無大不阻小民自新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勸懲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民戒勸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其疾之心去惡故民皆棄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也王若曰嗚呼封民罪既有非終惟終之刑則皆之心保善故民其安治也法自有當輕當重之殊其倫序秩然不可紊也惟慎罰而果不失其序是乃大明其罰之法以服乎民之心將見此日之民皆互相戒勸而懲勉和順不敢乖戾以犯有司之法矣然用法之道不以民刑服衆為貴而使民遷善遠罪為難故見民之有罪惟終者不徒以法懲之存哀矜之心視百姓罪戾如己身有疾惟恐其不速改則民知殺我正以生我孰不洗心滌慮盡棄其咎惡乎見民之有罪非終者不徒寬宥之須加意保護如慈母之愛赤子惟恐其陷於罪戾則民知教我即以戒我孰不交相勸勉同歸於順治乎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劓刑殺者以討有罪非汝封得刑殺之汝無或以已而刑殺之也曰非汝封見天主刑殺刑之大者劓刑刑之小者兼舉大小而申戒之也曰無或則不當用私意矣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有司之事臬法也言汝於外事倫者用罰之未成有司主之非外事乎故汝但當陳是法令可也然不必求師法之而已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要囚獄詞之要者服念服膺念也蔽凡遇緊要囚犯還要細詳服膺想念少則五六日多則十斷也或一月必其情真罪當然後大奮威斷加以重刑也

法歷假時所以體竟欽若之心

在是矣

○肆類于上帝

禮于六宗望

于山川徧飾

于羣神

肆遂也受當受

終觀象之後遂

以攝位之事故

于上下神祇于

上帝則類而祭

之雖非郊祀之

時而禮則同于

郊祭也至于四

時寒暑日月星

辰水早此六宗

不率節旨 此用罰以治平正嚴之臣也○外指衛而

言實至小臣○節非行道符節如今印章是

案爾雅龜訓職謂常法故孔安國以為夏常

也孔穎達曰猶楷也言為楷模之常意今從

蔡傳只是董之法之意

亦惟君節旨 此嚴戒康叔之身蓋禁之于未然也亦字承

上節來○而君長又百官之儀型○外正即

上外庶子正人○非德即指成虐言

汝亦罔不節旨 此告以謹罰之終而以文王之小示之標準

此告以文王所經畫如作罰我義是也敬節上

由意裕民書以刑為防不以刑為戕寬裕

不迫以檢自化文王之敬忌言○守文王之

法當體文王之心惟字重看○然謹罰不至

于民化亦非謹之至也○敬典裕民串說典

以弱教欲民知所趨避而從容德化之中本

天之與我民豈必大泯亂矣曰者言如元惡不過傷人之命而不孝不友

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則此無赦也○乃自傷其骨肉尤不可不刑之刑

不孝不友作一宵下八句正不孝不友之實惟形茲下見當懲刑之耳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戛弗念

弗庸瘼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懲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罔率教者固可大軍

之法矣况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

教導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于下我之所深惡也

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民不率教固當正法臣不用

連由此義而率以戮戮之可也○法以化民亦當刑殺無赦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故王命乃非德用又罔

君長指康叔而言康叔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

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瘼厥君也

哉康叔一身允臣民所視效者若不能以孝友齊家不能以忠義訓小臣

外正而惟事虐虐是大廢王者謹罰之命而以非德用治也此嚴之于

未然非康叔果已如此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

不罔不克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來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

不罔不克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來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

不罔不克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來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

不罔不克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來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

不罔不克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來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

不罔不克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來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

不罔不克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來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

不罔不克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來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

不罔不克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來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

不罔不克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來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

不罔不克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來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

不罔不克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來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

不罔不克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來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

不罔不克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來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

及在地之神而告攝之心俯焉有以達于地矣此舜代堯理幽

之事也○協時月正日此肆觀東后時

則察夫侯國中令之大小辰

合義和之者則命其協而正之律度量衡制

度之所在也又察夫侯國中律呂之清濁丈尺

大小權量之輕重倘有不遵朝廷之制者則使

○敷奏以言明

子惟節旨
此申上節而言亦武王自嚴畏以勵康叔也

敬戒節旨
此期康叔以刑措不用而使民徧德也無作
怨二句言不用罰徽時枕六句言統用德用
康三句緊承五則來用字置貫三句作三上
看裕則以民寧緊承上用德也○古人之德由
敏而成法古之德用康三句俱要切治民上說暗
點不用刑意

民為等匹于商先王也况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言以導之則為無政
于國矣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民未可遽齊以刑者必導之而後歸于
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然治民以法先當化民以德我民思夫
禮義安于孝友而有和吉安康之不可也而迪之責實在于我我亦惟取
法殿先哲王之德以安治其民而務欲與之為匹况今此之民本有可化之
機人性本善無有勉之而不從者若不勉以德而但齊以刑其何以正人之
乎此我之所深懼也

王曰嗚呼封于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履末
同爽惟天其罰殛我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又言民不安靜其心之很疾迪之者雖屢而不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
其罰殛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
况曰今庶羣腥穢之譴夫法殷而道民以德子固不可不監哲王矣然汝
德其上顯聞于天乎同有保民之責乃告汝以用德之說預端其化然後
于罰之行亦欲如此知所監耳所以然者以必于是疾雖開天履次未能上
免天之罰今惟此下民其心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很疾雖開天履次未能上
同乎先王之治是我上負天心之責明思天之罰殛我我何敢懷怨乎惟厥
顯然著聞于天則罰殛之加又何以自解乎

王曰嗚呼封于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履末
同爽惟天其罰殛我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又言民不安靜其心之很疾迪之者雖屢而不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
其罰殛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
况曰今庶羣腥穢之譴夫法殷而道民以德子固不可不監哲王矣然汝
德其上顯聞于天乎同有保民之責乃告汝以用德之說預端其化然後
于罰之行亦欲如此知所監耳所以然者以必于是疾雖開天履次未能上
免天之罰今惟此下民其心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很疾雖開天履次未能上
同乎先王之治是我上負天心之責明思天之罰殛我我何敢懷怨乎惟厥
顯然著聞于天則罰殛之加又何以自解乎

○試以功車服

以庸

此羣使述職之

事舜使其將所

行之政一數

陳奏上猶恐其

所言不實又分

明考驗其治績

若則錫有功稱

章服以旌異之

而諸侯知所勉

矣

○欽哉欽哉惟

刑之恤哉

夫聖人之制刑

如此其心果何

心哉蓋以刑者

日之制少有不

慎則相沿而用

○詢于四岳闕

肆汝節旨
此總結一篇之意蓋康叔有助王宅命之責故望之以上延天命然歸到又民其實有民心在○不常句泛論汝念哉方切康叔身上講

往哉節旨
此節遺就國之辭蓋康叔又有助王新民之責故望之○以下保民心然歸到也享其實又言罰此兼明德言

通篇以首句為綱中分四段乃穆考七節先述文王感酒之教引起已之大命而追敘典而推今日當監之意子惟節承上監封撫時之語而勉康叔盡其責厥或謂曰四節擊臣民之不率教者示以處之之道而又先之臣王若首節旨

此武王告康叔以感酒之嗣大命只下妹土二節是其餘近法王遠監有商皆是勉康叔不可不明也○稱妹邦者誥專為妹邦發也

乃穆節旨
此述文王之誥墟西土者與下節俱總臣民言庶邦至御事皆西土之人本國隣國俱在其中○我之作大命非無所本也○以下至我民迪節是述文王感酒之事詞以見妹土尤當感而大民之作為有本也

此述文王誥節旨
此述文王誥節旨

此述文王誥民之下子也上文誥庶邦小子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聞命不于常汝其念哉無我殄絕所享之國命汝侯常而當保無我殄享繁帶念哉句說乃服命三句正保民以保天命之道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嗣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以殷民而世敬典兼明德慎罰言末復以殷民享其國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嗣專為妹邦設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土越少正御事朝夕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喪亦罔非酒惟辜罔喪德
君之喪邦皆出于酒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彝常也母常于酒其欲惟于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于醉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言我民亦當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疇無外繫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曰主為子孫者亦當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大德小子

惟一視之可也
惟愛是力田務農意厥心臧乃惟土物愛之效蓋惟土

四門
愛既告廟即位
而謀治于四岳
之賢才夫天下
由盡知賢才進
退之所係由是
詢謀于四岳使
其關四方之門
以廣進賢之路
則才德之士不
屈于下位不困
于草莽而人才
無遺佚之患矣
○咨十有二牧
曰食哉惟時
舜又呼十二州
牧民之官而告
之曰汝爲州牧
亦知養民之道
乎王政以食爲
首農事以時爲
先茲欲足民之
食亦惟輕徭薄
賦禁止興作不
奪其作說成易
之時則農力得
盡而食可足矣
○亮采惠疇
舜言四岳之中
有能奮庸熙帝
之載者使宅百
工慶教養之庶
命不可不明意
此節則言湯之
所以興殷康

已在其中以其尤易衰德故此又專舉以告之○上小子已兼庶國亦從本國來

惟曰我節旨

此述文王誥民之小子也心滅截上示民之下父當如此以勉民非是民既進而述之也三句是勉其子孫之當守訓惟字重看滅則不止于喪德矣○然民之小子亦不可不謹也○小大德不必大指實大要欲民亦以飲酒爲失德而不可小視之也惟一重小德邊

妹土節旨

此與下節正武王之天命而欲康叔明于妹邦者商邑文王猶誥教之況妹土商之故都而可不謹乎

庶土節旨

此節教妹邦之臣克羞二句言養老不惟五句言祭祀茲乃二句俱承養老祭祀來以盡臣職得天眷對平看不忘句繫帶天若說又以教臣者言之○不惟者以事神之遺尤難也觀省分身心有工夫作稽察承觀省來作兼念慮實爲俱指已動之後言稽只是合字意二字乃交神明之本

我西土節旨

此言文王慈酒之教所關甚大見康叔不可不明大命于妹邦也

我聞節旨

上節近述于周見周以慈酒與以下三節遠稽于商見商之興亡由酒之慈不慈總見大命不可不明意此節則言湯之所以興殷康

物之是愛則務本節用之心惠而縱欲荒淫之念息必不至于喪德也

妹土嗣爾服厥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率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醴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事其父兄或敏于貿易率車牛遠服賈以孝養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厚也○是欲其勤事乎商以養親厥父母慶承兩邊說言妹土之民能服于胼胝或敏于貿易以孝養父母則飽食煖衣親安其養所謂教也必如是乃致深致厚而用酒益見酒之不輕矣

庶土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考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五惟

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

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羞養也言庶土以宣君之惠爾乃飲食醉飽又思國之大事在祀故又大惟曰爾乃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爲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于身則信以交于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禮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乎爲王治事之臣如此亦即節朕教也大克羞考二句一邊言惟能養老以宣君惠乃可醉飽至惟至用逸一邊言惟有中德以奉祭乃可助飲宴樂末三句分兩層總頂

王曰封我西土渠垣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

受殷之命爾小子也言文王慈酒之教其大如此言言文王之臣能用慈酒之

于後見慈酒之效大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德經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德經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

書經標題

事使件件各得其宜順成天地萬物之庶類使此輔弼之重任不知何人可以當之也亮明采事惠順鳴類也○敬敷五教在

此舜命契之詞言汝作司徒必敬謹以布五品之教又必寬裕從容以待民之漸化而使其自得之可也惟敬則教可立惟寬則教自得○夙夜惟寅直

此命伯夷之詞言汝作秩宗之官勿待祭祀之時方思主敬必于一日或忽一時或怠惟寅敬以直其內盡此是物欲淨盡此心惟歸于清明之境而與神明合德矣敬則私心收斂自無私

叔法之以明大命于殊邦也本節重成湯垂統上志酒而興不特文王然也○迺畏者畏之見于行迺屬事畏屬心二字串說重勉邊經德句即迺畏之實各兼臣民兩意德就君身實踐言誓就明鑒言

越在外節旨此承上言湯以敬畏垂統不惟君相不暇逸而內外諸臣皆不灑于酒此所以與也外服之臣五等內服之臣七等皆在御事下者不特御事大臣不敢暇逸已也○惟助重看正所以不暇意○尹人即上御事

我聞節旨此言商紂以酌酒而亡欲康叔戒之也○夫何至紂而不然矣○耐身與迺畏及紂惡本原處正喪德喪邦之由

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聚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以商君臣不暇逸者皆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迺畏者畏之而見于行也成湯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聖賢之君六作雖世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尚飲乎

況曰其敢此節大意謂成湯以敬畏垂統故嗣世君臣皆敬畏而不灑酒而則仇小民可畏也湯知其可畏而勉行其畏之責故于處已之際常其德而不變于用之時秉其哲而不惑湯之垂統如此所以自成湯以後至于帝乙凡斷世賢君皆法湯之經德以成就在已之君德又法湯之秉哲以敬禮在下之相臣而惟湯之繼世君臣時存德畏之志

而盡其恭焉若是則湯之繼世君臣時存德畏之志即稍寬暇稍逸豫尚且不敢況曰敢尚沉灑于酒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

敢灑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辭罔自御事而下凡外灑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欲上以助成君德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辭而使之益不忘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言湯以敬畏垂統不惟君臣不能暇逸王而言祗辭顧上文有恭而言百僚庶尹及其內外之臣無不然也侯甸男衛

惟服宗工服尊官之事者百姓著姓于國者里居退休者都是內臣也惟助二句言其所以不暇者惟欲正以輔助成就若德使之昭著下以助百官之長使敬其君所以不暇也言

此以見封今日當法之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耐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長死享在商邑越殷國滅無孺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厘文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罔

曲而能直則
此心虛明自無
雜亂而能清靜
○詩言志歌永
言聲依永律

此命與樂之
詞言聲音之起
生于人心志動
于中形于言為
詩美刺悲愉寫
其心之曲折志
發為詩必一唱
三歎有長短之
節而為歌以永
其言承即志之
所蔓延也既有
長短之節五音
由之而生重濁
者疾永之長者
出輕清者依永
之短者出聲即
志之所發越也
聲雖出于天機
之自然而任天
而出無偏過
又以十二律之
管相之上生下
生定其中聲損
一益一均其節
泰然後五音從
律而不紊矣

子不惟節旨
此總結上兩節以起下節之意○上一監兼
言得失下一監單以失言

子惟節旨

此節欲康叔忠臣謹酒而約之以身以盡監
殷時之責勸懲剛制字是眼目勸懲實至
定辟是中明大命于人以言教也剛制是躬
行大命于己以身教也忠臣處一節重一節
蓋所職愈要則所戒愈嚴末歸到康叔身上
故各用矧字○大監撫時其責全在汝矣
康叔為諸侯長故得處鄰國○圻父政官司
馬也農父教官司徒也交父事官司空也謂
若鳴者雖為諸三卿然者受命王朝與康叔
為偶以在國政非秩與康叔等也

○夙夜出納朕

厥或節旨
此下三節又就臣民中舉不率教者言之以
終詰錄之事此節待商民之不率教者

告康叔也言受沉酣其身昏○于政命令不著于民其所祇保惟在于作怨
之事不肯悔改大惟縱淫佚于非彝用安逸而喪其威儀此民所以無不
傷其心也而受方且怠荒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
畏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辜
酬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
者亦惟受福逸故也天豈為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耳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
我其可不監撫于時聞今般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般為大監

戒以撫安
斯時乎

予惟曰汝勸懲殷厥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越厥臣百內史友宗工矧惟爾事
服休服采矧惟若鳴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勸用力

用力戒謹厥之監否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誦于酒也殷之賢臣諸侯
固欲知所謹矣况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
其賢臣百僚大臣可不謹于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况
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事作之臣可不謹于酒乎服休服
采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矧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追逐違命者乎若農父
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疆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
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廊地居
民圻父農父宏父欲知所謹矣况汝之身為一國之視儆者可不謹于酒
乎剛者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國而視儆者可不謹于酒
乎爾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身始也○大監撫時其責全在汝矣
後本邦自遠而近也言侯自獻臣以及諸侯言本邦自友而事而匹皆自與
而尊也太史內史所以備顧問故曰友服休則論道輔德服采則在寅亮之
記皆君所當師教者又尊于友至圻父等則國之三卿故與康叔為匹矧圻
父掌邦政統三軍人之叛上者則與兵追逐之農父掌邦教敷五典順民性
而和保之宏父掌邦土安四民使政爾田各宅爾宅
又尊于休采也此節原逐層說下歸重康叔身上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聞為姦惡者也佚失也

命惟允
此命龍之詞蓋
龍說傷害正在
朕命出入之間
汝或將我之政
令傳示于下必
審其果出于上
意而無然後出
緣其間然後出
不然寧勿出也
或將下之數奏
進入于上必審
其果出于下情
而無小人依附
于內然後納不
然寧勿納也如
是則矯偽無所
託邪僻無由進
矣納言亦謂之
朕命以其達于
天子故也

又惟節旨
此節務臣之不率教者
有斯節旨
此承上姑惟教之而言也
汝與節旨
上文平言臣民此欲其忠臣以端忠民之本
也
梓材全旨
篇中分三截前四節武王告康叔之書首節
欲其通上下之情次二節欲其寬刑辟之用
若稽田節總承上而望其成終後四節周臣
進戒後王之詞首節欲其以禮馭臣皇天二
節欲其以德化民末則總承上三節而以永
命期之也

以厥首節旨
此欲康叔通上下之情上臣字泛指國中
之臣說下臣字兼庶民大家皆在其中○大家
巨室也○達者吾之行事與其情兩相通徹
而無礙阻非使上下相通之謂

汝若節旨
此下二節欲康叔寬刑辟之用此節至殺人
赦上是言教下是身教○又在寬刑辟之用
敬勞如敬明乃罰以導民于懋和意○歷
人罪人所歷之家

欽哉惟時亮
天工
此總命諸侯之
詞言汝二十有
二人職雖不同
所理者皆上天
之事皆當謹敬
勤脩以明亮上
天之功則不特
無負于君而弁
無負于天矣

文明敷于四
王啟監節旨
此舉先王命監之事以致戒見不可不寬刑

又惟殷之想諸臣百工乃猶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聞
庸殺之且
惟教之
殷受尊勉為惡之請
臣百工雖瀕于酒無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綱乃事時同于殺嗣也斯此也言
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詞也瀕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教詞惟
我一人弗恤于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康叔誅殺之罪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總勿辯乃司民瀕于酒
梓材亦武王諫康叔之書○按此篇文多不類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爾
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邦君也
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
惟能子庶民體羣臣以得其心則可能因民及臣心之而致大家之悅服是
我臣民而達大家也天子之心視臣民為子奮者也惟能撫臣民安大家
而得其心則可以固厥臣之心而至天子之眷顧是我以其臣達王也誠以
邦君一人之身處上下之間其所以通上下之情
者惟邦君之分所當為亦惟邦君之責不容已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爾
梓材亦武王諫康叔之書○按此篇文多不類

王曰封汝典聽朕總勿辯乃司民瀕于酒
梓材亦武王諫康叔之書○按此篇文多不類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爾
梓材亦武王諫康叔之書○按此篇文多不類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爾
梓材亦武王諫康叔之書○按此篇文多不類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爾
梓材亦武王諫康叔之書○按此篇文多不類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爾
梓材亦武王諫康叔之書○按此篇文多不類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爾
梓材亦武王諫康叔之書○按此篇文多不類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爾
梓材亦武王諫康叔之書○按此篇文多不類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爾
梓材亦武王諫康叔之書○按此篇文多不類

海

此史臣敘禹陳
謨之由言禹治
水成功以交德
為教命既已東
漸而蔽北暨南
及時國政又民
化君可以無為
臣亦可以無言
矣敷非推致盛
德精神自然翔
治也

○政乃又黎民

敏德
言上下交修如
此然後朝廷之
政乃能整飭修
治而無壞亂之
弊黎民亦皆從
上之令速化于
善也君臣可不
克艱厥職哉

○嘉言罔攸伏
野無遺賢萬
邦咸寧

舜既然禹之言
以為信能如此
必能廣延眾論
凡有理政民
之策者悉以上
達之而無所隱
伏悉致羣賢凡
有修政治民之
畧者皆得在位
不化焉

書經標題

辟之用也王字泛指古來啟監之王厥命一
可承上句來重在引字上○且汝知先王命
監之事乎○監者監視萬國乃諸侯之長康
叔孟侯故稱監由即由敬屬之道不必開說

惟日節旨
此望康叔以成終之責總承通情寬辟說三
段平看各重末句抑我所以欲汝通情寬辟
者亦以成終之責備耳○除惡三項實指衛
國言

今王節旨
此述先王以德懷諸侯之效見後王當取法
也后式句對先王二句庶邦句對上庶邦享
三句○此下周臣進戒之詞○典即明德之
懷來舊典彙集輯也即上懷宇

今王節旨
此述先王以德懷諸侯之效見後王當取法
也后式句對先王二句庶邦句對上庶邦享
三句○此下周臣進戒之詞○典即明德之
懷來舊典彙集輯也即上懷宇

今王節旨
此述先王以德懷諸侯之效見後王當取法
也后式句對先王二句庶邦句對上庶邦享
三句○此下周臣進戒之詞○典即明德之
懷來舊典彙集輯也即上懷宇

今王節旨
此述先王以德懷諸侯之效見後王當取法
也后式句對先王二句庶邦句對上庶邦享
三句○此下周臣進戒之詞○典即明德之
懷來舊典彙集輯也即上懷宇

君越御事厥命以引養引恬自古王君茲監罔攸辟
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
敬之使不失其所歸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人之寡弱者
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者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疲斯民于生
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即指君言無言三句是述先
君此汝合為監無用其刑辟可也
命監之意言先王設監其意本命其無相戕虐至寡與婦皆敬而屬之台寡
婦及凡民率由是以容畜之也亦思先王以無戕虐與敬寡屬婦責效邦君
御事厥命何以無非欲為上者不事刑法而專尚德化引斯民于生養之域
引斯民于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設
監若此汝今為監亦罔用刑辟可也

惟日若稽田既勤敷舊惟其陳修為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糝黼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梓材以喻制度武
王之所已為者豈吹擊茨丹此節三段平對正意發在若字內言除殘去
惡不萌猶陳列其疆域溝塗之事則朕畝可終焉建邦啟土猶作室之垣墉
也惟慎固封守使立國之基不拔猶作室之更加塗墍則室家可固焉創制
立法猶梓材之樸斲也惟潤色經綸使已成之制煥然猶樸斲之加
塗丹糝則什器得全焉此所以不得不以成終之責望于康叔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
集庶邦丕享
夾近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
德而視效于下后王若能式用舊典則庶邦亦大亨之矣

此節當在亦既用明德截言先王以德御下今王當心口常念曰先王惟
盡用明德以待諸侯懷遠為近而相聯以情相合以心而于是庶邦諸侯
來朝享者莫不有手足股肱之誼一如兄弟之相親而萬方皆來亦盡用明
德各有忠君愛國之思焉德之感應在昔如此身為後王者若能式用此以
德待臣之典而集四方諸侯于一心而效忠者庶
邦亦各用其明德而大亨之有不一竭力效忠者乎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付中國民與其疆土于先王而今日承

而無所遺遜且
有以造福生民
而萬邦之眾皆
安于善政樂于
速化而無一夫
之不獲矣克艱
之效其大如此
○帝德廣運乃
聖乃神乃武
乃文

蓋言帝堯之德
薄傳周福靈審
者無一理之不
備純亦不已流
行者無一息之
或停惟其廣運
能運是以變化
不測自其從容
中道觀之聖乃
聖乎至以聖乃
之則又渾然無
迹而神也自其
剛毅能斷者觀
之毋乃武乎至
以武名之則又
煥乎有章而文
也堯德之盛如
此

○德惟善政政
在養民
禹既善益之言
而欲帝念之矣
且言八君固責
有德而德非徒

此承上言嗣王當以德化民而慰乎先王也
肆王節旨
此以無窮期之也工夫全在監字內惟日至
未一氣下正推所以當監之故○欲字須發
出老臣爲國一段精神上文懷侯化民一意
緊要洗發

召誥全旨
篇首七節敘作洛之事爲召公致告之由太
保至末乃召公託周公陳戒于王之實誥詞
中分三段皇天上帝四節言天命不當欲王
敬德誠民以祈天命終則言老成不可忽以
悚之聽言有王雖小六節言元子所係之
重欲王敬德以誠民終又申言前代興亡之
故以警之若生子五節言初服所係之重欲
王敬德誠民以祈天永命末則總一篇之意
而結言之

惟太保節旨
此合下節記召公成始事即洛誥所謂基命
也此節見敬以稽天而天意從
越三日庚戌節旨
此見召公稅以使民而民心服
若翼日節旨
此下四節記周公成終事即洛誥所謂定命

越三日丁巳節旨
此周公舉郊社之禮所以告營洛之事也
祭尊以簡爲誠祭畢以豐爲敬

之有不容已之責
也通節作一句讀

肆王惟德用和澤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和懌和悅之也
上言今嗣王
繼則不當用法制而惟用德教時行其化以和澤而格迷民之心先
後以鼓迷民之方庶幾風移俗易有以慰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語辭監視也此大臣
所祈我永命之辭也按梓

材有若茲監之言編書者誤以與此語意相已者謂我之言有盡而意無
類合爲一篇而不知其文義之本不類也

化民二意言我之所以欲王監監而不忘者亦惟曰諸侯者國之屏翰民者
國之根本欲王德治臣民以凝固天命肆今日以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
長得爲君以膺保民之任

此臣所以願于王者也
召誥洛邑既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于王反復乎
召誥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
民之本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成王至豐以宅
洛之事告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肅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厥既得卜則經營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言召公進
遷而來也臘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經

營者規度其城郭宗
廟郊社市朝之制

肆王惟德用和澤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和懌和悅之也
上言今嗣王
繼則不當用法制而惟用德教時行其化以和澤而格迷民之心先
後以鼓迷民之方庶幾風移俗易有以慰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語辭監視也此大臣
所祈我永命之辭也按梓

材有若茲監之言編書者誤以與此語意相已者謂我之言有盡而意無
類合爲一篇而不知其文義之本不類也

化民二意言我之所以欲王監監而不忘者亦惟曰諸侯者國之屏翰民者
國之根本欲王德治臣民以凝固天命肆今日以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
長得爲君以膺保民之任

此臣所以願于王者也
召誥洛邑既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于王反復乎
召誥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
民之本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成王至豐以宅
洛之事告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肅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厥既得卜則經營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言召公進
遷而來也臘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經

營者規度其城郭宗
廟郊社市朝之制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殷之眾庶
也時殷民以遷

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
祖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至則徧觀新
邑所經營之位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舉郊
社之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舉郊
社之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舉郊
社之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舉郊
社之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舉郊
社之

善而已惟當御
有以善其政
非徒法而已
當有以養其
德政惟善政
○水火金木土
殺惟修正德
利用厚生惟
試以養民之善
政言之水火金
木土穀養道之
所自出也今則
爲之相制以復
其過相助以補
其不足則六者
正修而不亂矣
惟德利用厚生
養道之所由成
也今則爲之敦
典敷教以正其
德通工易事以
利其用制節謹
度以厚其生則
三者惟和而不
乖矣
○九功惟敘九
敘惟歌
九功合六與三
也言九功既已
修和則養民之
政莫不各有成
功一順其自然

案祭天地分合從古聚訟此經云用牲于郊
牛二註疏謂以後覆配故牛二蔡傳云則祭
天地也蔡但言祭天地不言南北者天地合
其位位成而祭之也疑此時南北郊之各已
立言郊者統天地之說周禮大宗伯有蒼
璧禮天黃琮禮地之說大司樂有圓豆有方澤
之說又祭法言播柴于泰壇祭天也埋瘞泰
圻祭地也用騂犢此皆天地並言祭天地異
所王者尊天而親地未有祭天則不及地者
亦未嘗有其命者也然則兆于南郊就陽位
也禮固明言之而北郊未有明文此經陽位
已稱言周禮典瑞云兩書有邱以祀地注疏
皆謂祀于北郊又牧人言陽祀陰祀注疏亦
謂陰祀祭地北郊又加禮記泰壇泰圻之文
疏云此經論祭帝于南郊地于北郊也此
皆北郊之說鑿鑿可據者以此言之祭地之
位不待推而可知也雖有冬至之分而舉
于位之初成非常時之時可比故同日而舉
也社于新邑謂此乃所以祀地者非也王爲
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
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
又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云此今時
里社也又月合命民社仲春之祭也詩以社
以方秋祭也孟冬則云大割祀于社也一
歲又三社也社之祭自天子以至庶人
皆得共之其名至多不同則義則各異茲之
社于新邑乃社稷之社在庫門之右位者此
共工氏之子曰句龍者是也特以其平九州
之功而報之而奉以爲主耳謂之地祇之神
可乎地祇句龍同得謂之後土者因昭二十
九年左傳魏獻子門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
史墨答之以句龍爲后土猶言后土之官耳
其實康成所謂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

禮告管
洛之事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遣適量事期計徒庸廬材用書儀禮糧
以役于諸侯侯甸男服之邦伯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度厚薄切溝洫土方議

厥既命庶殷庶殷不作
越事赴功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
越自乃御事
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贊見幣
意蓋周公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聊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
洛邑已定欲誥告庶民其根大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恤嗚
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詞言商受嗣天位爲元子天既改其位
是嘆息言王曷其奈何不敬乎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
聽言動一循乎理所惡用舍不違乎天與天同德故能受天明命也

天既遷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在天越厥後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
藏厥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商受也大意謂天既欲遷絕大邦殷
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命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
號呼天從而逃亡出見拘執無也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于勉德者
今王其可不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
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啟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焉
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

書經標題
書經精義
卷五
石詒

當然之理而不
至于錯亂矣九
功既敘則民之
享其利者莫不
形諸歌咏以樂
其生而養民之
化洽矣
○勸之以九歌
戒林董威猶恐
激勸之機有限
也于是又以前
日之九歌協之
律呂播之聲音
以勸勉之使百
姓歡欣鼓舞趨
事赴功則修者
常修和者常和
矣
○地乎天成六
府三事九治
此舜推禹之功
以美之也言水
土既平而天亦
得以成遂其生
物之功于是六
府則既修五氣
順而百穀成皆
物宜于天地之
內也三事則惟
和民生遂而民
性復皆休息于
天地之間也汝
功豈不為萬世
承頌哉

也况乎祭天地之禮貴簡貴誠只用嗣續此
八鬼之祭故曰牛一豕一豕一郊特牲所謂
社稷大牢而祭傳引之者也若以此社為祭
地則王制所謂祭天地社稷地與社豈重累
而舉之乎至于后稷配天以思文之詩為樂
歌此乃行之于宗廟者東都初建悉未遑及
此耳
越七日甲子節旨
此記周公作書以命臣民之趨事即洛誥
所謂洪大誥治也
厥既命節旨
此記周公悅以使民而民忘勞○前攻位是
定其規模此五作是成其功緒
大保乃節旨
又錫以上史臣記事之詞以下召公對周公
之言也
皇天節旨
此下皆詩中之言惟恤以上示以天命之不
常下示以保命之有道也○敬者持身之要
誠民之本而天命去留之機也
天既還節旨
此申言天命之不可恃也且天命何常敬
德實有不容緩者此疾敬德重天命不常
故敬不可緩與下宅新邑節旨不同
相古先節旨
此以夏商之興亡證天命之不可恃也○天
命無常夏殷俱有然者
今冲子節旨

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敢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考天
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
恃以為
安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知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成之臣尤易疎故言今王以幼冲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謂其能稽古人
之德固不可遺也况言其稽謀自天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于事有所
證稽謀自天則承上言天命難保正固當敬矣而可任老成以助之乎
于理無所遺也
○承上言王以幼冲嗣位易喜新進而疏壽考而抑知壽考正無
容道也何也壽考閱歷既久若謂他能諳古人之德其于古時帝王道法心
法可以傳後人君固當資之况又道他能稽謀天理熟悉其古凶之運精微
之蘊則人君尤當資之
其可疎之而或遺之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小民
言王幼冲乃天之元子哉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且王
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敢緩于敬德用顧畏乎民之暑險可也
年嗣位年雖甚小乃天之元子哉天命係焉人屬焉責至重也然天命去
留視民情之欣戚王其大能誠和小民而馴擾于法制之中優游于教化之
內使民心安而天命俱安則國家太平之業自此垂之無窮豈不為今日之
休美乎然非疾敬德亦無以為誠民之本也王當不敢或緩其敬一心之內
常自惕然惟念小民雖愚而撫之則后虐之則仇甚暑險而可畏而回慮却
願凜凜而不忽焉則祗德遠同于有夏聖敬近同于有商以此誠民民和而
天命承矣元子
之責不其盛乎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曰其作大邑其背時配皇天感祀于上下其自時
中父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自是以對越上天可以享答神祇自是以宅中圖治成玉而能紹上帝
服土中則庶幾天有威
命治民今即休美矣
且且當營洛之初亦當日人主一身上承皇天之付託中作百神之依歸

○刑期于無刑
民協于中
此舜美皋陶之
詞也言汝之用
刑豈忍殘民者
哉蓋欲使人人
皆遷善改過至
于無刑可用而
後其心始慰也
所以民皆相親
相遜合于中道
無有過不及之
差向之期于無
刑者今果遂其
所願而無刑可
用矣

○臨下以簡御
衆以寬
此皋陶歸美于
舜之詞也言帝
總之罔愆臣請
一一言之如臨
蒞臣民易至煩
瑣帝則平簡簡
靜而不煩統御
衆人易至懸蹶
帝則寬裕從容
而不迫非皆罔
愆之遺乎
○好生之德洽
于民心
臯陶言帝之刑
資忠厚如此此
節天地好生之

○王先服節信
王敬作節信
此推言化民必自臣始

○王來紹節信
王敬作節信
此推言化民必自臣始

○王先服節信
王敬作節信
此推言化民必自臣始

○王先服節信
王敬作節信
此推言化民必自臣始

○王先服節信
王敬作節信
此推言化民必自臣始

○王先服節信
王敬作節信
此推言化民必自臣始

○王先服節信
王敬作節信
此推言化民必自臣始

○王先服節信
王敬作節信
此推言化民必自臣始

○王先服節信
王敬作節信
此推言化民必自臣始

○王先服節信
王敬作節信
此推言化民必自臣始

下爲斯民之仰戴今已作大邑于天下之中自是以作君作師以對越上帝自是以言如此與我服土中之意有同心也王果勉而行之紹上帝復土中則民心悅而天意可得受天明命一成不易矣治民至于格天方爲致極將見治化隆盛社稷靈長豈不爲今之休美乎

王先服殷御事比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曰其遺言治民當先服乎臣也

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周成相觀爲王自服土中固以化民爲善以節其靡淫之性則日進于善而不知矣王欲化民當自臣始今殷之

多士染討之惡非若我周之臣日漸月染以節其淫佚之性則自然日進于善而

勇于行矣此轉

移民俗之機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臣必謹乎身也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默出

不可不敬德言臣必謹乎身也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默出

敬也民視效而天休滋至若其不敬則必臣民不服而天命亦墜念及此

所敬則不可不敬則不可不敬也我故曰王不敬後當疾敬德局其

奈何不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

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我之所知者惟不敬

厥命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聞今王繼受天命謂我亦

能敬德而歷年者况王乃新

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者乎

德也帝有此德
流行洋溢漸涵
浸漬深入民心
則民之食其生
者無不履游饜
賦而不相浹洽
○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

此舉夏殷為監以明不可不敬德之故我不
敢知下正見不可不監意○然欲知德之不
可不敬將何所監乎○首我字暗指王下四
我字皆召公自謂監兼得失重失一邊

今王嗣節旨

此承上監夏殷而言嗣其敬德而歷年者正
戒其不敬德而堅命也重嗣若功一句○觀
夏殷則知我周矣○初服暗指宅洛言下宅
新邑方露

若生節旨

此言初服所係之重以見其當謹也○初服
何為而當謹哉○哲知之命雖出帝降寶由
所習故曰自貽

宅新邑節旨

此正謹初服事敬德在身上說未說到政治
德之用民猶全在用字內祈字跟以誠誠民來祈
誠民意全在用字內祈字跟以誠誠民來祈
天永命跟上古與歷年○此疾敬德重新都
鼎建當疾敬德與上不同工夫在疾字有汲
汲惟恐不逮意

其惟王勿節旨

此言不用罰而化民正敬德誠民之事也
用德則刑當在緩矣

乃班師于其苑
其威武大布其
文命德教一以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
服政之道亦猶是矣今天命不可知惟知我初服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
哲命而吉
與歷年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
之而祈天承上言王謹于初服當何如王其紹上帝而服土中則宅此
以歷年也新邑正月初政服行之日也當此之時其惟疾敬德耳蓋慎終
惟始惟恐不及正在此日緩則後矣且天命係于民心民心視夫君德王其
惟此至敬之德用以誠民而亢戾消將同歸夫善則民心而天命安即可
以祈天命之永久
也敬德其可緩乎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則疾于敬德則當緩于
非法亦敢于殄滅用治且主疾敬德當緩用刑其勿以小民無知過為不
之惟順導民則有功也法法遂謂難以德化果于誅謬而用刑以滅之惟躬
修敬德順其性而利導之則非彝之
矜自化為用德而可以成治功矣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嗣元首也居天下之上者首
小民皆儀利用德于下王之王之化民既不用罰則惟用德而已王者居天
于王之德益以顯矣下之上其位固以極尊然必須德足以稱之其惟
王疾敬德使德之所成極其純備有以充一世而立極則德與位稱而位居
德之民立萬民之下不愧基建之準矣將見小民之觀感者亦皆有所則效
也羣黎百姓偏為爾德于王之德益以顯乎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玉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
永命嗣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嗣夫祈天永命之道上下固當
有夏歷年又不失于有殷歷年可也然豈必他求乎天以民為心惟欲王誠

夜勤勞憂恤相與期曰有夏歷年四百有殷歷年六百今我周受命必大如

有夏歷年又不失于有殷歷年可也然豈必他求乎天以民為心惟欲王誠

有夏歷年又不失于有殷歷年可也然豈必他求乎天以民為心惟欲王誠

有夏歷年又不失于有殷歷年可也然豈必他求乎天以民為心惟欲王誠

有夏歷年又不失于有殷歷年可也然豈必他求乎天以民為心惟欲王誠

有夏歷年又不失于有殷歷年可也然豈必他求乎天以民為心惟欲王誠

有夏歷年又不失于有殷歷年可也然豈必他求乎天以民為心惟欲王誠

有夏歷年又不失于有殷歷年可也然豈必他求乎天以民為心惟欲王誠

有夏歷年又不失于有殷歷年可也然豈必他求乎天以民為心惟欲王誠

仁漸義摩禮陶
樂淑為事其從
容不迫如此諛
敷言舜已敷文
德于前非班師
之後而又敷之
耳

其惟王位節旨
此言用德以化民亦敬德○民事刑用內有
潛消默奪意緊承德元來越王顯承上二
句謂位在德元王德已顯今而刑用天下則
是以一人之德拓為千萬人之德豈不益以
顯乎○刑不可用而所刑者何哉

○允施厥德謨
明弼諧
臯陶陳謨于帝
曰人君不思臣
言之不盡惟患
已德之不修為
君者誠能躬行
實踐以修其德
則地故臣知君
必樂于聞善而
所以為之諫者
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無有隱匿
而不明者矣又
知君必樂于聞
過者所以弼其
失者以柔濟剛
以可濟否無有
乖戾而不諧者
矣

上下勤恤節旨
上二節言化民不用刑而常用德此承言永
命之道御在乎此上下○平重君上其者同
以是為期也○若二句運講方得長久意欲
字重看有自御事意以字入上兩節講最有
力言以有功之民刑用之民受天永命也
無是道主之者君輔之者臣○上四句引起
輕看歸重末句

拜手節旨
此總括一篇大旨申前奉幣致告之意明德
以上以尊君之責任之已下以祈天之事望
之君然召公意重望君上奉幣應前取幣就
助祭說能字要發揮乃召公實望必能之詞
上敬德○民意俱含在此能字內

洛誥全旨
此篇分七○首節敘周公作洛之事朕復予
四節周公○使告卜而成王復之王肇稱
節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因示退休之志公
明保予四節成王敘公輔已之德而故留之
之意于小子七節王留公治洛而命許之君
各致責難之意平來四節先述命盥之禮
致祝其君次以化殷之責厚望其君戊辰三
節記成王祭告留公之事附周公治洛歲月
以見其治洛之始終也

身凡一言一行
當謹慎以修其
身謹慎以修其
身凡一言一行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愛玉威命明德王未有
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周之順民也召公于
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受王威命明德王終當有成命以顯
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益奉幣之
禮臣職之當恭而祈天之○召公于篇終又拜手稽首致敬曰洛邑新遷之
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頑民及諸臣與我周友順的民皆以君德為
背王能以德為威以德為明則我小臣敢率此臣民使之畏威懷德保守而
不失順受而不違是乃臣之所能為也然王之一身尚當益修敬德以
使嗣受的成命自今終有之而不替則王之令聞亦顯于後世矣此則在王
而不在我豈敢曰與有勤勞哉蓋自服土中有貽百命凡修德 民皆王之
事也我惟于王盛祀之時敬奉此幣用供
王之祈天永命而已召公責難之忠如此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遺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
拜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
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周
政之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初基作洛先定基址也洛在鎬東故曰
東國大和會言民樂赴役也侯甸男邦采衛即侯甸男采衛之邦內五服也
百工播者鼓舞趣事也民和即大和會也見士事功于周也
咸勤者公與臣民皆致其勤也大誥治編告以當治之事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聞
者親之也又謂昔者周公承王命卜都于洛至是遣使告卜于王拜手稽
明辟者尊之也○首曰王嘗以作洛之事委我今其事已定朕敢復命于子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會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聞
基命所以成
始定命所以

皆深思遠慮務

求至當慎以成

其修思以成其

慎則德果允勉

矣蓋身修則無

言行之失思深

則非淺近之謀

○在知人在安

民

試以慎修中切

要者言之君德

莫先于智而知

人者智之用也

人而不知則無

以窮一身之聰

明智之德猶未

迨矣故一在知

人君德莫大于

仁而安民者仁

之用也民而未

安則無以通一

身之榮衛仁之

德猶未迨矣故

一在安民

○知人則哲能

官人安民則

惠黎民懷之

禹言知人安民

之事在帝堯猶

且難之何以見

其難也蓋人藏

其心不可測度

惟三月首節旨

此史敘周公作洛之始詞○四方句是民勳

侯甸三句是臣勤

周公拜節旨

此洛邑已成周公授使者復王之詞曰子者

親之也曰明辟者尊之也○是時公在洛邑

王在鎬京

王如節旨

此先敘其所以作洛之意也○夫作洛以承

天○王之事故也○基就草創之初經營其位

說定就大役興後完畢其事說

予惟節旨

此正大相東土之事○大相何如○凡灼龜

必先以墨盡龜殼之上謂之定墨看灼對所

製之文正食其墨則吉否則凶

王拜節旨

此王復公之詞與上三節應公不敢三句應

相洛事是任基命于始者公既定宅至其貞

應定洛事是成定命于終者公其以予句德

承相洛定洛是其用意之無窮也○誨言者

公雖告卜實寓期望責難之意即教誨所在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成終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如天之基命定命予乃

繼大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

以幼冲退託若不敢知上天成始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一切創始的規模

善後的事宜都付之召公與我我不敢不繼大保召公而往大相視于東土何

者可為王城何者可為下都

為王始作民明君之公處乎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

澗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山

黎水者從民願也卜而不吉乃卜澗東澗西為王城其地在洛之中而龜兆

正食其墨又卜澗水東為下都卜澗東澗西為王城其地在洛之中而龜兆

也俾使也圖相土之事何如子惟三月乙卯之朝至于洛師以河北黎水

洛之地圖也圖相土之事何如子惟三月乙卯之朝至于洛師以河北黎水

澗水之西以為王○朝會之地而龜兆正食其墨又卜澗水之東以為下都

處殷民之地而龜又食其墨兩得吉祥則作民明辟之地無以易此矣茲

使者以洛之地圖及所卜之吉兆

來獻庶定都治終可考而知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視

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其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者復公之辭也匹配也言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

卜洛以配周命于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下之休美而常吉者也貞猶當也

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曰天子我周可謂休美矣公不敢不敬承之來相視洛邑安處臣民為我周

配答上天休美之地及經營既定乃遣使來示我以下兆之休美而常吉者

此豈獨予一人獨當之惟我與公共當其美且我據卜觀圖乃知公之宅洛

用意深長正欲以予億萬斯年朝百辟臨兆民用敬承休命于無窮耳蓋公

之教誨我者至矣故拜手稽首以

謝誨言尚當深思而力行之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盛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

盛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

人必才稱其職乃策洛之首務也 是時公與王俱在錫京
德稱其位有不咸者使無不周秩者使各有敘

能官人者乎億兆之眾未易安懷為君者果能

有恩澤以逮下

則黎民亦愛之如父母戴之為元后有不懷之也○至于用人圖治者乎倘有一官尤策洛之要然非予之所敢專也

未當一民未安者智仁不無病矣此其所以難也

今王節旨

○彰厥有常吉 此公授王告詔之語承上有事而言上命曰是報功宗既往下命曰是勵功于將來○以功功字即指功宗謂記功之並顯者以為他日之元祀指生者言非便祭之也

一長或兼乎厥善彰著于行事之間又且始終如一有常而不變斯真成德之吉哉以此官人則人不能通吾知而可稱知人報功所係甚大之哲矣

丕視節旨

此言功載所係之重見不可不慎也○且是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三德六德多寡

孺子節旨

此承上言記功狗私之害欲王謹之于微也○厥攸灼二句指百工效之皆私言不在爵賞之濫說

序其常祭者雖祀典不載而周公將迎王于洛而告以宅洛之事謂王者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 為天地神人之主今洛邑新成祀事宜先王其首舉盛禮感祀于新邑如天地神祇社稷宗廟載之祀典者固無不祭推之而祀典不載可以義起者皆攷其尊卑上下以祭之凡以報已往之神賜所將來之鴻休也

予齊百工保從至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且夫宅洛之初必有教詔臣工之事但非我所敢專也故我整飭百官使從王自周適洛此時微示其意曰是行也吾王初政必有號令以新其精白以聽王詔可也

今王即命自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會汝愛命駕齊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于大蒸而勲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教成王即命自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夫論功行賞乃激勵群臣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也 臣之大端今王新政當即命百工曰凡臣子功之尊顯者我必記之留為他日配祀之地蓋他日祭享必以功之隆者作元祀也然論功固朝廷之典而圖功乃大臣之職所以當申命之曰汝羣臣既受此褒賞之命益當感

激殊恩厚輔王室庶幾前功不替元祀可保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功載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也 然褒賞之道貴公而無私今王以此記功之載籍大示朝廷毫不自掩 果褒賞一出于公則人知感奮狗國而出于公若褒賞一出于私則人思僥倖樹黨而出于私是公私皆效上人之所為乃悉自汝教導之也記功可不慎乎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敘弗其絕

上文百工之視行賞孺子其可狗比黨之○乎孺子狗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欲燄尚微而其灼燥將次第延熱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狗私之害如此功載所係甚重則王于賞功之際其可以變倖親故而少狗私乎苟或狗私則自是而往百工相效無所不私如火始然始雖燄燄不可滅矣王可

有九德者皆聞
風興起願效其
才能以任國家
之事矣所謂能
官人也
○天工人其代
之

所謂無曠庶官
者何哉蓋庶官
所治之事非人
之事乃天之事
也天不能自爲
而付之人君君
不能自爲而付
之庶官是庶官
乃代天行道者
苟一官曠則一
事廢矣可知生
德實居九德之
先知天實爲知
人之本也

○同寅協恭和
衷哉
夫君固主此典
禮而臣則輔此
典禮者也故君
臣當同其寅畏
不敢忽易協其
恭敬不敢怠蓋
上下一心融會
流通以和民之
衷使人心感化
五典無不敦五
禮無不庸而後

此告王修內治皆策洛之當務也彝以教言
事以政言俾字直貫至裕城言使之上意嚮
而各任舊職以立精明之治功序渾厚之治
體也明作二句正俾嚮即有僚之事○然自
時中又內治尤不可不修○明作是建事之
精采治功乃一代之神氣故貴精明惇大是
爲之規模治本乃一代之元氣故貴渾厚二
句俱重若彝撫事說成裕者化咸于不迫也

厥若節旨

公曰已節旨
此告王以王業之當終乃承上起下之詞

汝其敬節旨

汝其敬節旨
作洛本爲朝諸侯故告以統御之道與下節
皆惟終內事敬字提起重講享多儀三句正
明有享有不享之故惟不役志以下又承不
享而甚言其害獨言享上者因將往洛朝諸
侯而言也○以統馭諸侯之道言之

乃惟節旨

乃惟節旨
作洛又爲撫萬民故告以教養之道不暇即
下柴民彝者聽有服行意汝乃是五句一戒

不禁乎
未然乎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公往新邑俾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
承有辭聞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爲政之時惟用見在庶官勿參以私人
裕俗則王之休聞亦然宅洛之務教工固宜慎而內治允當修也蓋爲治
承有辭于後世矣○然莫貴于順常道凡綱常倫理皆當順布而爲之者今宅洛新
國事凡禮樂刑政皆當修明此皆予當攝政時幾經營而爲之者今宅洛新
政必須順撫如予也然必有治人乃有治法其欲順撫如予者惟此見在周
官乃當與予同此彝事今予亦曾整齊以從王矣惟以此周官同往新邑
則不待詔語而可使百工知上之意嚮以各就職事將使之立精明之治功
而明焉以精白一心作焉而奮發勇往于以赴其事功且使之存渾厚之治
體而惇焉而崇尚忠厚大焉而優游廣博于以成其裕俗如是則彝無不順
事無不撫萬世之下者新邑之治者
將以王爲首稱不承有辭于後世乎

公曰已汝惟予惟終

公曰已汝惟予惟終
上文既歷告王以治洛之事而公意猶未已也故曰我周基業
開創始于文武汝雖幼冲然嘗念創造艱難而勉以圖終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馭諸侯之道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僞惟人君
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于享者亦識其不誠于
享者不在幣而在于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
于享則國人皆化之謂上不必享矣政事安得不至于差爽僞哉人君可
于以敬存心辨之○洛邑新成之日正諸侯享上之時苟能辨其誠僞則威
于早察之于微乎○福慶賞之權得行而諸侯有以所勸懲然須人君此心
常敬自然精明洞達識得諸侯誠于享者亦識其不誠于享者蓋享上在禮
儀不在幣帛若禮不足而幣有餘都是虛文亦曰不享矣且夫諸侯國人所
視敬也諸侯惟不用志于享則國人皆曰上人可以不用禮享而舉國無
享上之誠矣人心放恣政事有不差爽僞侮或王當端本而敬以識之

乃惟孺子殯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斐彝彝汝乃是不禮乃時惟不承哉篤敘乃

可也民彝物則
各得其正所謂
和衷也
○思曰贊贊
○思曰贊贊
一勉推所以當
以教養萬民之
述之有即無已
度之次第曰敘
敘二句串說正
秉彝之實

○安汝止惟幾
惟康其弼直
惟勤不廢後
志以昭受上
帝天其申命
用休
舜既然其慎乃
在位之言而禹
又推廣其說以
告之也言事物
各有至善當止
之處安之云者
順適于道心之
正不陷于人欲
之危也事之方
動為幾從而審
之過欲以存理
而省之去危
而就安此皆修

○安汝止惟幾
惟康其弼直
惟勤不廢後
志以昭受上
帝天其申命
用休
舜既然其慎乃
在位之言而禹
又推廣其說以
告之也言事物
各有至善當止
之處安之云者
順適于道心之
正不陷于人欲
之危也事之方
動為幾從而審
之過欲以存理
而省之去危
而就安此皆修

○安汝止惟幾
惟康其弼直
惟勤不廢後
志以昭受上
帝天其申命
用休
舜既然其慎乃
在位之言而禹
又推廣其說以
告之也言事物
各有至善當止
之處安之云者
順適于道心之
正不陷于人欲
之危也事之方
動為幾從而審
之過欲以存理
而省之去危
而就安此皆修

○安汝止惟幾
惟康其弼直
惟勤不廢後
志以昭受上
帝天其申命
用休
舜既然其慎乃
在位之言而禹
又推廣其說以
告之也言事物
各有至善當止
之處安之云者
順適于道心之
正不陷于人欲
之危也事之方
動為幾從而審
之過欲以存理
而省之去危
而就安此皆修

○安汝止惟幾
惟康其弼直
惟勤不廢後
志以昭受上
帝天其申命
用休
舜既然其慎乃
在位之言而禹
又推廣其說以
告之也言事物
各有至善當止
之處安之云者
順適于道心之
正不陷于人欲
之危也事之方
動為幾從而審
之過欲以存理
而省之去危
而就安此皆修

○安汝止惟幾
惟康其弼直
惟勤不廢後
志以昭受上
帝天其申命
用休
舜既然其慎乃
在位之言而禹
又推廣其說以
告之也言事物
各有至善當止
之處安之云者
順適于道心之
正不陷于人欲
之危也事之方
動為幾從而審
之過欲以存理
而省之去危
而就安此皆修

○安汝止惟幾
惟康其弼直
惟勤不廢後
志以昭受上
帝天其申命
用休
舜既然其慎乃
在位之言而禹
又推廣其說以
告之也言事物
各有至善當止
之處安之云者
順適于道心之
正不陷于人欲
之危也事之方
動為幾從而審
之過欲以存理
而省之去危
而就安此皆修

正父罔不君子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孳孳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違用戾闕
此教養萬民之道也言成王當頒布我政汝不暇者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
之道汝于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篤
者篤厚而不忘教者先後之不棄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此則人不敢廢
汝之命矣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農事矣彼洛邑也我于
洛邑和裕其民則然勤政化民乃君道之急務汝孺子當勉力頒布我于
民將無遠弗及焉然勤政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使民
皆從教可也汝若于此不能勉勵則民彝泯亂豈享國長久之道哉昔汝正
父武王亦嘗輔民彝而我助之汝今必篤敘正父武王之道益厚而不忘宜
序而不紊無不如我為政之時則人亦不敢廢王之命矣治亂之機係于勉
與不勉王往洛邑其敬之哉務盡篤敘之道可也我將退休田野只講明農
裕其民則下民皆感仰無違而不至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
民居師聞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稱舉也稱者使不乖恒者使可入居師
不愧天節也王答周公及留公明保我冲子舉大明德使其上不忝于文武仰
不作人也王答冲子實賴公啓弛無懼輔佐盡力明保予冲子焉且如法
祖奉天治民馭臣事神皆人君大顯德的事公歷舉以誨我焉教以冲子惟
終便我繼志志事振揚文武之光烈戒以惟時不承使持盈保泰奉答上
天之眷命教以彼裕我民使我教養四海使而不乖恒而

可久以安此眾庶于洛邑公之明保予小子者何其大哉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宗將大也且工祀使我惇厚宗功的大理
比諸臣有功皆舉祀典而功之尊者為之冠則報功之禮行矣禮莫重于祭
祀公則教以舉稱殷禮使我自舉祀神的大典雖祀典不載者皆秩序以祭
之則祀神之典舉矣我
之賴公明保者又如此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逶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
茲祀聞武所勤之教于天下公之德教加于時者如此予冲子夫何為哉惟早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逶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
茲祀聞武所勤之教于天下公之德教加于時者如此予冲子夫何為哉惟早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逶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
茲祀聞武所勤之教于天下公之德教加于時者如此予冲子夫何為哉惟早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逶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
茲祀聞武所勤之教于天下公之德教加于時者如此予冲子夫何為哉惟早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逶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
茲祀聞武所勤之教于天下公之德教加于時者如此予冲子夫何為哉惟早

于已者也又必資輔弼之臣直則寡人是也非祭于新邑之謂○且公德不持今日為然○文武勤教謂顯烈之達于上下四方者不迷是不遺失意

迷繫承上三句講慶祀泛指祭祀言猶言祭則寡人是也非祭于新邑之謂○且公德不持今日為然○文武勤教謂顯烈之達于上下四方者不迷是不遺失意

莫不翕然不應固先有意而後我者下得民矣以是惻然受命于天必有重意眷命予之以休美者上得天休天人交孚君位不益固哉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帝因禹嚮直之言而遂言臣職之重也言今之列職朝廷者雖我之臣子而左右夾輔實我之四鄰哉今我欲賴四鄰以來輔不必他求亦在爾諸臣之力哉反覆咏嘆以見有相親意鄰有相助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帝因禹嚮直之言而遂言臣職之重也言今之列職朝廷者雖我之臣子而左右夾輔實我之四鄰哉今我欲賴四鄰以來輔不必他求亦在爾諸臣之力哉反覆咏嘆以見有相親意鄰有相助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帝因禹嚮直之言而遂言臣職之重也言今之列職朝廷者雖我之臣子而左右夾輔實我之四鄰哉今我欲賴四鄰以來輔不必他求亦在爾諸臣之力哉反覆咏嘆以見有相親意鄰有相助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帝因禹嚮直之言而遂言臣職之重也言今之列職朝廷者雖我之臣子而左右夾輔實我之四鄰哉今我欲賴四鄰以來輔不必他求亦在爾諸臣之力哉反覆咏嘆以見有相親意鄰有相助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帝因禹嚮直之言而遂言臣職之重也言今之列職朝廷者雖我之臣子而左右夾輔實我之四鄰哉今我欲賴四鄰以來輔不必他求亦在爾諸臣之力哉反覆咏嘆以見有相親意鄰有相助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帝因禹嚮直之言而遂言臣職之重也言今之列職朝廷者雖我之臣子而左右夾輔實我之四鄰哉今我欲賴四鄰以來輔不必他求亦在爾諸臣之力哉反覆咏嘆以見有相親意鄰有相助

此成王顯然以留公也公功總承上三節而言葉字即前保字也字即前明字篤者葉也之不已也罔不若時者欲其寢明農之志而常加葉也○公位冢宰則有輔佐之功兼師保則有啟勉之功

師保則有啟勉之功王曰公予節旨此下至文祖德七節與上非一時語乃成王與周公在治洛欲留之之言此節則付周公以治洛之責也

此慰勞其已然之功也蓋上言委治洛于公此則言公之功在國家者尤不敢忘也勉亂指旁作迂衢公功指明光上下二句救公竊下明應休享意○且以公之功言之

此慰勞其已然之功也蓋上言委治洛于公此則言公之功在國家者尤不敢忘也勉亂指旁作迂衢公功指明光上下二句救公竊下明應休享意○且以公之功言之

此慰勞其已然之功也蓋上言委治洛于公此則言公之功在國家者尤不敢忘也勉亂指旁作迂衢公功指明光上下二句救公竊下明應休享意○且以公之功言之

此慰勞其已然之功也蓋上言委治洛于公此則言公之功在國家者尤不敢忘也勉亂指旁作迂衢公功指明光上下二句救公竊下明應休享意○且以公之功言之

此慰勞其已然之功也蓋上言委治洛于公此則言公之功在國家者尤不敢忘也勉亂指旁作迂衢公功指明光上下二句救公竊下明應休享意○且以公之功言之

此慰勞其已然之功也蓋上言委治洛于公此則言公之功在國家者尤不敢忘也勉亂指旁作迂衢公功指明光上下二句救公竊下明應休享意○且以公之功言之

此慰勞其已然之功也蓋上言委治洛于公此則言公之功在國家者尤不敢忘也勉亂指旁作迂衢公功指明光上下二句救公竊下明應休享意○且以公之功言之

夜以謹祭祀而已蓋因周公之謂言明保之責予固有望于公而公且有退退休之志故示其留之意也言休之志予小子密忍舍乎惟公之德有于已者昭著而無可掩蓋上蠟之際而光華發越也數諸世者推行而無少懈仰思穆穆而深潛安靜不假矜持自爾上下四方皆其德之旁流動盪而公之德容但穆穆而深潛安靜不假矜持自爾上下四方皆其德之旁流動盪而公之德武王昔日勤勞以教化天下者至公則修舉常新而不致遺佚焉公之德教在當時者如此予小子復何為哉惟早夜祇肅以奉祭祀求其命于有密以不負公德而已公其可以遽去哉

王曰公功斐然不若時聞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啟我者謂成王又曰公教詔之益未嘗忘也蓋公之輔我勉我者可謂厚矣使公一去則葉勉之責將誰賴哉須舍明農之志而所以葉勉我者常常如是可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聞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言我退即作周公本欲成王還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留周公治洛也言我退即王之意則未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也言鎬而留公也曰公今洛邑已定凡舉祀發政可以舉行我小子其退而就位于鎬京矣惟此洛邑我敢命公留後以鎮撫之公其可或辭乎

四方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未能安定公之大功必勉留以待宗功之定也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未能安定公之大功必勉留以待宗功之定也

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未能安定公之大功必勉留以待宗功之定也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未能安定公之大功必勉留以待宗功之定也

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未能安定公之大功必勉留以待宗功之定也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未能安定公之大功必勉留以待宗功之定也

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未能安定公之大功必勉留以待宗功之定也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未能安定公之大功必勉留以待宗功之定也

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未能安定公之大功必勉留以待宗功之定也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未能安定公之大功必勉留以待宗功之定也

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未能安定公之大功必勉留以待宗功之定也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未能安定公之大功必勉留以待宗功之定也

王曰公功斐然不若時聞

王曰公功斐然不若時聞

王曰公功斐然不若時聞

王曰公功斐然不若時聞

王曰公功斐然不若時聞

王曰公功斐然不若時聞

王曰公功斐然不若時聞

王曰公功斐然不若時聞

王曰公功斐然不若時聞

○右有民汝翼

予欲宣力四

方汝為

此舜詳言臣

以為鄰之義

君臣一體如

有元首必賴

足以及行耳

之視聽是臣

氏之股肱耳

也何以見之

憂民之未復

而欲勞來匡

以左右斯民

賴臣贊襄布

之我憂民生

未遂而欲宣

布令以愛資

方必賴臣施

以安之

○帝光天之

至其為布臣

禹因舜欲用

以威而讒故

○周公拜節旨

此周公許王

足以及行耳

之視聽是臣

氏之股肱耳

也何以見之

憂民之未復

而欲勞來匡

以左右斯民

賴臣贊襄布

之我憂民生

未遂而欲宣

布令以愛資

方必賴臣施

以安之

○帝光天之

至其為布臣

禹因舜欲用

以威而讒故

化之以德也

使帝之盛德

輝昭著廣被

下至于海隅

無不在其照

其安民之事

者四方得以

又欽而悅之

困我故且我

已公必終留

績成庶四方

周公拜節旨

此周公許成

答誕係文武

來浴以誨保

也予固無容

導以內治統

功內治統

孺子來相宅

咸休惟王有

下者為周先

底休美則而

王雖歸周其

格守之以立

治于先邑以

作于先而使

盡宅中圖治

美矣人君以

予旦以多子

他他萬邦黎庶
中有秦負忠直
而為賢者莫不
與慕而願為帝
臣以作股肱耳
目之司矣惟帝
舉而用之可也
○肅詔凡成風
風來儀
合堂上堂下之
樂奏之是為御
一成一成而御
修九成極兼養
終貫之詳兼始
樂備矣語其感
應之妙雖風風
世不常有者亦
覽德輝而下降
來舞于帝廷而
有容儀焉此雖
節樂之相所致
實由帝德以為
之本也
○念哉奉作興
事慎乃憲欽
哉履省乃成
欽哉
阜陶言帝敬敷
天保治其思念
之哉念君為臣
表不有以率作
之下將何觀必
廟楹圖治總率

此下四節是周公在洛成王歸周遣使命寧
公因使歸教以復王之詞王曰口氣內須見
事公如事神而公述之須發口莫敢當意
是時公留洛邑王在鎬京○以拒魯是致非
常之儀曰以下至致非非常之敬

此與下節因王命寧之禮而述所以處之如
案魯自明禮之命祭傳謂成王緩寧周公而
以事神之禮事公不敢自進此酒則用以
祭文武此蕪蘇軾之解也而王安石林之奇
即此兩節大意則以為事神與事人不同故
拒魯二節王命寧周公者即命公禋于文武
公受命不敢留宿而即以祭文武其說亦長

此祈福之詞句句要點文武默佑意○從而
祝之曰
惠篤敘節旨
王仲殷節旨
此節答王授殷之命而以化殷之本貴王也
件字重看有端本澄源意此句內就舍以德
化之與下懷德應承即萬年觀德即承敘通
節一直說下重以身教上蓋慈不以身則教
條次第仍屬虛文矣○然王之身固百福由
集亦萬年之從出

戊辰節旨
此與下節記成王在洛祭祀冊誥之事畢牛
二句盛其禮王命三句重其事○此下二事
在公許留後件來前

順彝以教或撫事以治以答洛邑之眾而慰其仰望之心焉凡此皆奉王誕
保之命而盡事上之誠者也予之所為蓋欲以一人之信作周家之先而為
周臣之倡且以是而成我昭子表正萬邦之刑而益盡文祖澤
及斯人之德則有以成文王之德者亦即有以成武王之烈也
此謹步殷民而
仲來處殷乃命寧子句以拒魯二句曰明禮拜手稽首休享
明禮曰休享者事周公留洛成王遣使詰誠殷民因以拒魯賜周公故
周公如事神明也周公復命于王曰王歸宗周不忘洛邑遣使來戒救殷
民且以思命來安慰我賜我以拒魯一尊其詞謂拒魯之酒乃明潔以祭神
明之物故我拜手稽首以此休美之物奉享于公王之命寧我者如此誠殊
也禮

予不敢宿則禮于文武王聞祭于文武也
言不敢當而
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祭之祝詞也公為成王禱
康強無有違遇自羅疾害者子孫既禮于文武則為王祈禱曰福莫大于
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承壽考也禮好德願陰誘王衷使順文武之道篤厚
之不忘次第之不棄以續承先業為福莫大于康寧願相王躬無令遭遇
災害自罹疾病焉子孫者王之胤嗣則敬佑之使萬年慶飽以祖德亦如王
之篤敘也民者國之根本則默相之使
殷民皆奉德承年亦如王之康寧也

王仲殷乃承敘萬年其承觀朕子懷德
言王當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承觀法
留洛然且謂作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周公又曰噫嘻王遣使祭成殷
任之至于使其承敘萬年則實係于王也殷民固有教條次第然王必躬行
實踐使殷人有所觀感聽受今日條教次第至于萬年之承莫不
觀法我孺子之德教而悅服之則國家之業可承保于勿替矣

戊辰王在新邑禘祭歲文王醉牛一武王醉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
其後王賓殺禮咸格王入太室禋祀
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
逸為祝冊以吉神惟告周公留後也王賓祀宋之屬
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

此與下節記成王在洛祭祀冊誥之事畢牛
二句盛其禮王命三句重其事○此下二事
在公許留後件來前

振作乎羣臣使之難修職業以上冊是告神此冊是誥公

與起事功又不得輕身起事之

人以致紛更務必率由舊章謹

守成法敬故不念忽于其始也

有以考厥之功無由覈必日省

以成功果能與事與否則勤惰

知所勸懲矣敬哉不可忽于其

終也

夏書 奠高山大

禹之所以隨山刑木者何哉盡

欲先定天下之綱紀則九州

之疆界可辨山川之脈絡可尋

而導山導水之功可次第而御

舉矣流峙既安其常山川各踐

其位故曰奠九河既道

充州最下水勢

天命節旨 上冊是告神此冊是誥公

惟周公節旨 上記周公留洛之始此併記治洛之終

多士全旨 篇中分四段首節書之本序王若曰三節言

革命之公我聞曰十一節原革命之故以曉

之子其曰入節言殷當遷之故及已營洛之

美意爾克敬二節勉以安洛而并期其享洛

之利末則申結一篇以致叮嚀之意通節以

革命之公遷洛之利為綱領

惟三月節旨 此節通篇本序公至洛已久而曰初者前

此猶異王之遷至是王歸公留于此方行洛

落之事用告內有開論勸勉兩意

王若曰 此下三節皆推革命之公以絕其覬覦之念

也○奉天為明威自人為王罰其實一也

肆爾節旨 此承上革命之公而申言之也

惟帝節旨 惟亦承革命之公而言反覆天人相因之理

正欲其以民心察天意也三句相推說下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逸誥者又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周公留洛七年而薨也

多士 商民遷邑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昊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

殷命終于帝 弗弔歎憫之辭歎憫言昊天大降喪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

革命之公而開論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呼多

之謂我小國豈敢弋取所命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

故輔我周之治而大位自有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即民心之所

其理 如此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惟時天罔念閔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人心之理坦然安逸帝實引之樂宜避

弗能敬用帝命大肆淫泆天乃罔念聞 之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甸治也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惟天大建立保乂

愈盛禹則當其
將入海未入海
之處疏其正派
分其支流九河
皆順禹新開之
道而安其開中
不復為患矣
厥有貞作十
有三載乃同
田中下為六等
其賦則從正額
而為九等蓋以
兖州地土水患
難平而土曠人
稀生理鮮少必
作治理有二三
然後賦法同于
他州也賦以薄
為正道故九等
之賦自貞也
淮沂其又
徐州之川莫大
于淮泗而大
海則淮泗而下
凡為川者無不
治矣徐州之浸
莫大于沂沂又
而入泗則自濟
而下凡為浸者
無不治矣淮發
源于胎晉沂發
源于文山
厥貢惟土五
色

各有發明耳
我聞節旨
以下八節言湯革夏命及紂自取滅亡之事
此節即桀之亡以見紂之亡也○試以夏殷
興亡往事觀之
乃命節旨
此舉商之興以例周之興○然民不可無主
也
自成湯節旨
此言商之繼湯而王者皆能盡君道也成湯
誅說止重後王
亦惟天節旨
此言殷先生俱能盡道以配天也亦惟對湯
言不建保又一直說保又即所以不建也就
國祚言殷王二句串講○夫明德恤祀所以
格天者者至矣
在今節旨
此言紂之所以亡也○天何至紂而盡失其
道也
惟時節旨
此中上二節而言
凡四方節旨
上四節言紂不能盡君道以至于亡申前旻
天下降喪以下三節言周興之事申前有
周佑命二句此節意輕乃起下之辭
王若曰節旨
此承有辭于罰而推革命之公以終之○靈
承于帝者何如
有命曰節旨
此緊承上節說來救者格其不正畏歸于正
之謂
惟我節旨
此緊承上節說下言周之所謂即天之所為
周不敢于貳帝殷其可貳于周乎

天帝心皆配
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生勤家誕淫厥沃罔顧于天顯
民祗罔紂大不明于天道况能聽今先生之勤于
邦家乎大肆淫泆無復顧于天道民畏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罔大喪者國亡
而身戮也
惟天不界不明厥德與不明厥德之人也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况商罪貫盈而周奉詞以伐之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大善承天之所為也
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罔帝有命曰割殷故我
惟我事不爾適惟爾王家我適罔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于從帝而無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罔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也非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罔武庚又死必邪惡不正故當還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于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入奉德不康甯時惟天命無違
朕不敢有後無我怨罔承上文謂惟是之故所以遷涉居西爾非我樂于遷徙
我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罔殷之先世有册書典藉載殷改夏命
今爾其曰宜迪罔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子敢求爾于天邑
商子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罔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啟迪簡拔在商王

徐州之士雖赤

予其曰節信

上既備述夏商周之興亡以釋觀感之心此

而五色之士問

下入節述遷都之故以消其怨望之志○乃

亦有之故制以

爾猶反側不靖豈以遷洛為怨望乎

為貢建大社則

且承上言不特法所必遷亦理所當遷也

用侯則用以為

案董氏推朱氏祖義解肆不正與莽傳異謂

對士

殷已降大景今爾等雖有罪皆肆赦而不正

○浮于淮泗御

以法其說亦通蔡傳以邪惡不正言其當遷

禹定徐州之貢

此則以不正誅而起下遷徙也

道必先浮舟于

王曰獻節信

淮自淮以入于

此以遷洛之意更端言之承上二節看

酒自酒而上東

案不敢有後注疏謂不敢有後誅蔡傳因之

道則自濼水則

而云不敢有後命是對殷民說蓋惟慮其或

或由濟水以遠

有怨言而惟是戒論之詞其意甚迫切矣如

河適流上遶而

林之奇呂祖謙諸家之說則所謂不敢有後

帝都可至矣

者以天命而言謂急于遷徙所以承天命而

○震澤底定

不敢後時耳此見聖人用意之厚而于上下

水三江在其下

亦勢亦順也

流今三江既定

惟爾知節信

而入海則震澤

此覆舉殷之革命以曉之

亦可入海則震澤

今爾其曰節信

安而不復震蕩

此舉商民周責之言而以大義折之亦申言

矣蓋揚州之水

所以遷洛之意也○適簡二句申即會受敷

東莫大于彭蠡

王曰多土節信

今二水既治則

此舉前日之事而感之以恩亦申言遷洛意

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簡今周于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而
雖有是言然予所用者惟以德耳故予求爾于商而遷于洛以冀率德改行
惟循商故事矜恤于爾而已其下用
爾者非我之罪是惟天命如此也
王曰多土昔朕來自奄于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逃比事臣
我宗多遜聞言告我來自商奄之時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
有所怨
望予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子惟四
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聞言我惟不恐爾殺故申明此命
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
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慮故也

爾乃尚有爾士爾乃尚甯幹止聞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至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聞則
言動循理吉祥所集不敬
則言動違悖刑戮所加也

今爾惟時宅爾昌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邊聞言汝
安居有營為有壽考皆于茲洛
為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聞王曰下有闕文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
之所居止為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揚州之域淮繞

其北海環其南

江則貫其中而

入海故實遠必

沿江而下入于

大海又自海達

淮自淮達泗由

是或由西源之

灘以遙河或田

上源之沛以遠

河而帝都可至

矣

○江淮朝宗于

海

荆州之水莫大

于江漢江出于

岷山漢出于嶓

冢至大別而相

會則其勢愈大

再因其勢而導

之由是二水合

流東下望海而

趨如諸侯之朝

宗于天子而無

壅塞之患矣江

漢去海尚遙而

遽言宗朝者以

再功既施知其

勢所必至也其

爾乃尚節旨

此告以宅洛之事二項平看○且爾居洛有

年矣

爾克敬節旨

此示以禍福之機敬不敬尚虛下節正敬之

之實○尤禍福之機尤可畏乎○克敬者小

心翼翼畏法之謂界矜內合裕身昌後

意

今爾惟節旨

此克敬界務之實上二句用力說對克敬言

下二句分近遠對界矜言○禍福之機彰彰

如是○與眾同止曰邑自繼所處曰居相定

處處曰宅承積久處曰繼幹訓營為即耕鑿

作息意

王曰又節旨

此總結一篇言外見我猶念爾爾可不善自

為謀以自保其居意

書經備旨卷五終